

二十一年來各國興衰史叢書

二十一年來之法國

——名一法國史叢書

曹元愷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MB
K165.46
2
2



二十年來興衰史叢書

法 國 失 敗 史

二十年來之法國

曹 元 愷 著

獨立出版社 印行

渝 651

目次

第一章 法國總展覽.....一

第二章 此起彼仆之政治舞台人物.....一八

第三章 凡爾賽體系之建立與崩潰.....四八

第四章 法蘭西之戰.....六七

第五章 哀話巴黎.....七八

第六章 康邊林畔.....八六

第七章 法國失敗之原因.....九六

法國失敗史

緒論

支那二十年來法國政治生活之基本動力，一言以蔽之，曰一恐懼心理。對外恐懼萊茵岸之侵略，對內恐懼反動份子的傾覆共和政體。法國政治之或左或右，全以這兩種恐懼心理比重之大小而決定。恐懼內憂甚於外患時，政府向左轉，恐懼外患甚於內憂時，政府向右轉。

爲甚麼法國人會害怕共和政體之被顛覆呢？原來第三共和之成立，在當時即被視爲一種暫局。當年部多人之所以同意接受一八七五年的憲法，是因為他們深信這憲法可以爲他們日後留下一伏筆。所以不管外國的觀察者怎樣想法，法國人自己，總覺得共和政體，還未能措諸磐石之安。保皇黨改其他反動份子，至今對共和政體，連口頭上都不承認，而與敵黨共和的天主教相朋比。所以，法國人民老是惴惴不安於共和之被顛覆。這種恐懼心理反映在法國的政治制度上。法國人願意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可以於強敵壓境時迅起機宜，但他們又願意在平時使政府衰弱與無能，以預防其爲野心家所利用。尤其，凡一

健政府首長想乾綱獨斷，加強政治效率時，法國人對之，無不側目而視。在內憂外患交迫時，他們可以暫時容許克里雷蒙梭、普恩加資之流出任領袖，但一俟危難過去，這般領袖，就會遭遇烏盡弓藏之待遇。

法國的外交措施，全以恐德心理為基礎。第一，決勝的最後因素還是人力，而在人口數量上，法國是望塵莫及的。第二，法國人明白，在軍事技術方面，法國遠非德德之對手。即使在戰後的幾年中，法國對德手段，備極嚴峻，乃至贏得報復主義之稱，平心而論，也還是出於畏德之一念。

普通法國人對政治的興趣相當濃厚。法國的報章紀載，電台新聞廣佈，政治新聞所佔成份之多，除蘇聯以外，居世界第一。友朋相見，喜談國事，談主義，一如中國人之「今天天氣，哈哈哈」。有一兩位閣員退出內閣，法國人就會議論鼎沸，其態度之認真，一若談論李皇之失敗。但法國人為公為國的精神，實在並不很高明。人民以逃稅著稱。政府官吏之貪污與賄賂，尤屬司空見慣。而法國報紙對這類事件，繪影繪聲，最喜刊載，以是而往往騰笑中外。法國報紙，大多受人津貼，甚至受外國人的津貼。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法國報紙之祖日者不少。一二八淞滬戰起，法國有一家報紙的標題是：「中國竟敢對日本宣戰」。

法國人是崇拜經濟的，所以諷刺也無需大數目。有人說，取實全法法國報紙，比總

真一個美國選舉區的選舉票還要便宜些。凡此種種，都是法國這次所以潰敗的原因。至其政治經濟、金融、社會狀況如何，茲分述如下：

一 政治

共和憲法 直至貝當上台為止，法國的政制，是以一八七五年的憲法為依據；這憲法在一八七九、一八八四、一九二六年都會有過修改。這憲法在初頒的時候，原意效顰英國憲法。但由於歷史環境的不同，英法憲法之間，僅有皮毛的類似。憲法的修改，須經參眾兩院合組的國民會議，以特殊手續執行之。在這事情上，人民並不受徵詢。

憲法中規定國家設一元首——總統，及包括參眾兩院的代議機關。法國總統比英國皇室權限大一些，顧問政治的機會多一些。但總統七年一任，任滿而退，地位並不像英皇一樣的尊嚴。總統之產生由國民會議而不由民選，所以也不能像美國總統一樣受人民之愛戴。

總統 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由國民會議選舉，七年一任，連選可以無盡期的連任。但事實上，法國總統從無連任的例子，除了有一位，但也於連任後第二年辭職。在字面上，總統的權力相當廣泛，他是「不負責任的」，只有犯叛國之罪，纔可由眾議院告發，受參議院的審判。他可以委任閣僚，但事實上，他僅僅委任首揆，還得經議院的同意，而且內

開是對議院負責的。他對一二閣僚，可以有去取進退之權，但若干政太力，立刻會引起反感。歐戰後的米約蘭總統曾想攪權，結果不得不出於辭職一途。

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後，可以下令解散衆議院。從前有一位總統施行過這種權力，結果碰一大釘子，以後便無人再試。不過，總統可以召兩院中之任何一院開會，可以於短時期內停止任何一院開會，可以向之發送語文，可以諮詢他們將議決案覆議。可否決預算。事實上，他並不行使這權力。總統唯一的真正權力，就是與別國締結盟約（和約及商約的不在此例，因須經兩院批准也）。所以事實上，法國總統是「監印官」；僅僅起着裝飾的作用。

國民會議 國民會議由參衆兩院組成。衆議院的產生由普選，參議員則由地方議會間接選舉。參議院的主旨，在收羅前輩政治家。當選參議員的第一資格是年齡至少四十。當選之後，任職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依選民之人口論，鄉村區所產生的參議員，人數之多，遠過於城市區，故參議員席數的分配，選舉的方法，議員的年齡，均足使參議院成爲一種守舊的，保持現狀的機關。

衆議院任期四年——除非爲總統解散。兩院權力幾乎相等。不過財政法案，必須由衆議院發動（雖則參議院亦可補充及拒絕）。參議院握有某些司法權——尤其是關於高級級別國策的審判權。一切法律，必須經兩院的通過。如兩院意見相左，相持不下時，如判解

決。憲法並無規定（關於憲法之修改，不在此例）。普通，在兩院意見相左時，總以一方讓步為收場。參議院的習慣是對不同意的法案加以延擱，而並不立刻否決。

內閣 法國內閣的人選，由內閣總理決定，包括政府主要各部的部長。法國的內閣，比著並世各國，是部位最不穩，壽命最短促的。法國共和政體的歷史祇有六十多年，而內閣却多至一百多屆，平均壽命在八個月左右。主要的理由，是因為法國內閣，對參、衆兩院，不能施解散的恐嚇。議員一經當選，就能享有四年的不倒翁地位。他們可以倒內閣之咎而不致殃及自己的地位。主張強有力政府的人，總主張將解散議會之權授予內閣，但這點始終未能做到。所以任何法國內閣，如其不願辭職，必須時時在小問題上對議員低頭。法國議會中之個別議員，可以質問任何一位部長關於其所司之政策中之任何一點；一髮之差，可以影響一位部長的地位，乃至整個內閣之生命，不錯，法國內閣，有權委任及罷黜任何政府官吏；因而在紙面上操着支配全國行政政策之大權。事實上這權力操諸個別的部長之手，而部長們則用之以向個別的議員送人情，初與一般政策並無關係。議員對其所自產生的省區地方政治，影響太大。因為省行政當局受制於內政部，而內政部長對議員又不得不敷衍也。

所以法國政府在大體上無權無能（這情形應該溯源於法國人之恐懼心理）。政府太有權，就易為野心家所利用，法國政府紙面上的權限還相當大，但在政府真要執行權力時

人民就要側目而視了。

黨政內閣之五日京兆，在一個具有強大而界限分明的政黨的國家是不會有的。但在法國，就沒有這一類政黨。事實上，法政黨究竟有多少，各政黨的立場究竟何在，都難以論定。講法國政治的書籍，對法蘭政黨之分類，意見每多分歧。就是幾個最富永久性的政黨，如激進社會黨及社會黨，也常有內部駢裂及改組之事。所以嚴格說來，法國政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無定的集團。法國內部，在宗教、經濟、種族關係上，並非分離，不可調和，因而不能產生強大的一黨或數黨，一若某些歐陸戰後新興小國中的情形。除了共產黨及極端右派外，在法國，並無彼此之間，主張絕不可以調和的政黨。

法國的政黨，據最可靠的估計，數目約有二十左右。大別之，可歸為三類：右、中、左。這種分法往往引起世人的誤會。所謂「中間」黨派者，其真正的意義，實相當於英國的保守黨；他們很少會投贊助左派的票。另一方面，右派的勢力甚小。它本身能單獨組閣。法國的所謂右派內閣，事實上由中間黨派，獲得右派及左派中之偏近中間派集團的贊助而組成的——如「國家聯盟」政府。

所謂極右派就是反共和的集團：保皇黨、法蘭西行動黨、保那巴忒派。較次的右派是幾個共和黨集團、共和民主黨，再次是中央共和黨（名義上屬中間黨派，事實上屬右翼）左翼共和黨，左翼激進黨（這兩個黨團在有些問題上，有時肯支持左派內閣）。關於左派，

最左的當然共產黨。但一般人談到左派時，意思是指着法國政治中之最大的兩個政黨——激進社會黨及社會黨。所謂激進社會（主義）黨，既不激進，也不「社會主義」，乃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在這兩大政黨週圍，有着四五個脫黨而另起爐灶的政團。法國的左派政府，在過去總由激進社會黨，在獲得社會黨之贊助後組成之。社會黨除了在歐戰時，從來加入過內閣。但沒有社會黨的支持，任何左派內閣不能成立，所以社會黨人，每能爭得其本身主張的某種程度之實現。自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之間的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是左翼各政黨之團結，包括社會黨、激進社會黨、共產黨；第一期以社會黨為主幹，內閣總理由社會黨黨魁担任。

雖則黨派紛歧，但法國政府，自左而右，自右而左，實作有節奏的擺動。右派內閣之例，往往起因於人民對一憲及攬權行政當局之深具戒心；左派內閣，則每每觸礁於財政問題，主要地觸礁於法蘭西銀行之作難。介乎這兩大擺動之間者，則有層出不窮的小開閣：或緣某一或某幾個閣員之突然掛冠，或緣其實民怨太甚，或緣內閣之某些不彊硬、不聰明行為，或緣涉及一二閣員之敗行的暴露。法國的政治充斥了各種「敗行」，「斯達維斯基」案不過其一例而已。上述諸種情形中之任何一項一發生，內閣往往倒坍。人選略加調整，又以新內閣姿態出現：人物並非全新，政政也往往依舊。

地方政治 法國的行政制度，樹基於拿破崙，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地方政治的情形，

也有關係，亦為拿破崙法典所規定。法國的地方政治，比着英國，民權殊不發達。選民的權力，至今同拿破崙時代，一樣微乎其微。法國最大的地方行政單位是省，省長由中央政府委任。省下分設道，道尹也受中央委任，但歸省長指揮。最低級的地方行政單位為縣，縣長由縣議會選舉，但大總統可以將他撤職，內政部可以將他停職。省長事實上大權獨攬，雖然各省有省代議機關，但事實上是諮詢機關性質。此外還有許多名實兩符的諮議機關，普通由工會及其他民間團體的代表所組成。再則法國公務員犯「公罪」，不受普通法庭，而受特種法庭之審判，也足見法國政治制度之不夠民主。

所以，在表面上，法國之地方政治，是受命於中樞政府的官僚專制政治。事實上，情形並不如外人所想像的惡劣。法國的中樞政府根本權力不大。省長固須受命於內政部，但據斐五日京報，省長之奉行命令，自然大打折扣。部長很少會罷免省長，但他可能命令罷省長之施政方法，或請省長作若干人更動，以位置代表各該省區之國會議員的親戚故舊。再則，省長同時得受幾部以上的管轄。命令出於多門，往往矛盾。省長略施手腕，可使各項命令，彼此抵消。法國的地方政府，在細枝末節上，都受中央之統制。執行一件地方小事，須先經中央許多部會的核准。例如，在大路旁空地上闢一竹籬，就得先呈請巴黎十九個政府機關核准。亞、勞兩省收復之後，與法本部發生很嚴重的磨擦及衝突，除了宗教、語文關係外，這是最大的原因。這種情形，大家公認為行政效率之累，所以在法國

常有改革的呼聲。但這種地方政制的改革，常易與地方主義運動混為一談。法國的擴方主義運動者，往往是一些主張省區自主的政客。所以在法國人心目中，地方主義運動者就是反動份子，所以對任何地方政制改革的要求，總是懷着戒心。

法國政治生活中最激烈的一點，就是公務員的地位。他們有工會組織，有着可與上司分庭抗禮之不可侮的勢力。有幾次他們曾陷內閣於危殆中。

二 經濟

在一切歐洲國家之中，法國是比較擁有平衡的經濟生活的國家。他的四千幾百萬國民既從事的經濟活動，可謂花樣繁多。在他的國境內，有現代化的大規模工業，但與之平行不悖的，還有廣泛的小規模工業生產制。而此大小規模的工業，與農業之間，又有恰到好處的對稱。所以法國的國民經濟，在大體上比較是自給自足的。——不盡由於人為，而實係自然發展的結果。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從事工商業，以農為生者則約有百分之四十。因之法國工業化的程度，遜於英德兩國，僅能與捷克斯拉夫及斯堪狄那維亞諸國並駕齊驅而已。這種經濟生活之平衡性，對其社會及政治生活，均有深切的影響。法國的輿論，總是折衷於工業與農業的意見之間；而小規模工業之根深蒂固，又使大規模工業家在左右政治之際，不得不對之有所顧忌。再則，作為法國之主要構成份子者不是巨大的工業城市而是以

那野爲比鄰的小城市。巴黎是法國唯一的真正大都市，市區人口三百萬。其次是馬賽，不過六十五萬人，再來是里昂，約爲五十萬，波爾都，二十五萬……因此，法國的城市居民，也天體上保持小鎮市居民的特徵，而半數以上的人民，則根本生息於農村。在法國一切鎮市中，都存在着「一個數目相當可觀的利貸階級，這個小資產階級，對法國全部的經濟、社會制度起深切的影響。所以法國政府在政治上或經濟上不能採行足以拂逆農民、城市小工商業者及利貸者的情感的措施。大資本家通過法蘭西銀行可以影響法國政治，但這銀行多少也代表小資產階級，特別是那般專靠利息以爲生活者的利益。

所以農爲生的大強坐爲「有其田」。自耕農與僱農，在數目上約成五與三之比。在農民之中，婦女佔一個甚高的比例。一部分因爲歐戰中法國男子傷亡太多，一部分因爲法國一向承認婦女的經濟地位——雖則不承認政治地位。農村合作事業，在法國很爲發達，極受政府之扶掖鼓勵，指定的款爲農村信用貸款，經由幾千個地方農民銀行支部而普及全國。墾地耕種，已到高潮的階段，而近來更厲行農村之電氣化。

在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前，法國農業工業，均有勞力不敷之感，所以在戰後的幾年中，曾經自國外吸引過大批僑民。法國勞力之缺乏，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人口增殖之過於遲緩。瑞典以次，法國是歐洲國家中生產率最低的國家！一千人中生十八人，死亡率則爲十八人。法國人是犯着根深蒂固之「恐德病」的，恐德之主要原因，即是其本身與萊茵因對

摩那國家人口數量之懸殊。法國人明明知道這一點，但生殖率竟不能提高者，乃因法國人不健全的傳統生活觀念，喜歡限制子女的人數，使得父母自己及子女，過比較好些的生活。「謀己」之忠，超過了「謀國」，所以政府雖有獎勵生育之心而無所用之。經濟恐慌爆發以後，法國送走了它的僑工；在經濟恐慌的初期，失業問題在法國並不十分嚴重，理由就在此。

亞爾薩斯、勞倫兩省之收復，使法國取得了大量的炭酸鉀礦藏、鐵礦（以前德國鋼鐵工業之主要基礎）以及相當數量之煤礦及紡織業。亞、勞兩省之取得，增加了法國百分之二·五的土地，百分之四的人口。在經濟上，這兩省的收復，增強了整個法國的大工業的地位。法國一躍而為歐洲最重要的鋼鐵生產者。當年一般人預料，法國不久得普遍的大工業化了。這估計却並不正確。法國的經濟生活，仍然着眼於供給本國市場，而其對外輸出，則側重於奢侈品的生產。在國際市場上，法國的商品，以其「品質」及「美觀」見長，而欲求致這兩點，小規模生產實優於大規模工業。

在農業方面，法國大體上可以自給，但鮮有剩餘可資輸出。就說酒吧，普通人以為是法國的名產，其輸入之量，乃超過其自本國葡萄園中所輸出者十倍。輸入農產品，主要的是麥與玉蜀黍，其次是糖。雖則法國大規模產麥及糖蘿蔔（麥，糖，雀麥三項是法國的主要作物），但每年還須向國外輸入相當數量以應國內之消費。法國輸入貨物，以煤及焦

煤佔第一位，其次是五穀（主要的是麥），第三是酒。法國的主要輸出品是化學品、鋼鐵、絲及棉織品。所以在體上，法國所輸出者為製成品，而輸入者則為食糧（外加一種主要工業原料——煤）。

在工業生產方面，法國困於煤荒。雖則戰後法國可以取用亞、勞爾省及薩爾區礦煤田，但它仍得仰給於別國之輸送。為要彌補此項缺陷，法國近來致全力於發展水力電氣之生產。近年來法國電力的生產，進展極速，目前幾有三分之一的工作生產以水電為其動力。與北部工業區距離較遠的地方的小工業，利用電力為動力者，日多一日。

化學品及鋼鐵以次，法國工業生活中之最重要的部門是絲織業。在世界市場上，法國絲織品向佔首位。近來頗受廉價的日本絲以及意、德、英三國之人造絲的排擠，所以絲織業有陡降的現象。其次是棉織品，也是着眼於品質之精良與美觀。它的衣料輸出之情形亦復如此。但自世界經濟恐慌以降，這一項在國際市場上所遭的打擊最慘。它的汽車生產與輸出相當可觀，其次是上品香皂及香水。所以，法國的輸出品，很多是奢侈品，所以最容易受經濟恐慌的打擊。這些奢侈品之國外市場的喪失及萎縮，在法國各地，引起了相當廣泛的失業潮。但法國經濟生活對國外市場的依存程度，究竟不如英德諸國，所以所受打擊比較輕微，直至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恐慌深化後，失業問題在法國，纔成為十分嚴重。不單是這兩國，在法國是沒有失業保險制度的。關於失業救濟之一在地方當局的努力。

但法國政府也有它的對策，即是以工代賑：由政府撥鉅款，從事建設以吸收勞工——尤其是電力建設。法國沒有逃避經濟恐慌及蕭條的影響，但比其他各國，其經濟地位，畢竟稍勝一籌，就因其經濟生活，性質比較平衡之故。

上文說過，法國之平衡的國民經濟生活在大體上是自然發生的，並非出自人為。但當進入「一」國家的政策——實以故黨保持此種特徵為目的。對於是與國內工業品競爭的輸入品，法國築起很高的關稅壁壘。而為了保護本國農民，不惜對輸入農產品，課以重稅，使麥價在法國遠高過於世界的水準。

三 金融財政

自一九一八年以降，法國的財政，極其波譎雲詭之觀。在戰爭中，法國的戰時支出幾乎全部仰給於外債，而絕少挹注於國內的稅收。當時國內河山破碎，重要工業區域被佔，而大部份的壯丁又應召執戈，所以國內的稅源是無可想法的。戰後，這種舉債度日的辦法，還是繼續。租稅增加至相當高的水準，但每次增稅，均引起嚴重的反潮。法國政府固然不願因增稅而攪人民之怒，而民衆對納稅憂鬱，也殊不甚踴躍。法國人是以逃稅聞名於世的。正以此故，法國主要的稅源還是間接稅。間接稅雖有增加，法國的預算，永遠不能平衡。

法蘭西的財政狀況，正是一個古怪的矛盾：一面政府入不敷出，一面法蘭西在世界上佔有極大的金融位置。法蘭西銀行的金庫中，存金甚豐，無用武之地，因而存款人的利率極低。所以法蘭西以無力償付為理由對美國賴債時，美國人真有法蘭西荒唐之感。但事實上，法蘭西銀行以及其他法蘭西銀行中的游資，不屬於法國政府，所以國家無法善為利用。至於租稅，則平心靜論，法國人民之一般經濟能力，遠不如英美；平民大眾的租稅負擔力已到飽和之點，無法再加；而對少數有錢階級，政府又不敢開刀。

法蘭西財政之不易走上正轨，有一重要原因，乃為法蘭西銀行之作梗。在國家應該執行通貨膨脹之時，它「死硬」地主張通貨緊縮。不過它的這種政策，是獲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之擁護的。在第一次歐戰期間，法蘭西的法郎急遽貶值，貶降至其原有價值五分之一以下。法郎的購買力，自然也隨而急轉直下。在一九二六年，法國「整批」貨物價格比戰前漲七倍，整個生活費比較前漲十倍。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經普恩加齊政府穩定後的法郎價值，也只及其戰前價值之五分之一。

法國民衆（尤其是利貸階級），戰前存款五分之四的「充公」，使法國人對一切有可餘引起法郎之再貶值的財政政策，深具戒心。法國民衆可以贊成保護關稅，即使因此而使國內物價高漲，也在所不怨。但對任何通貨膨脹的建議則往往談虎而色變。

一九一八年至二六年之間通貨膨脹的經驗，使法國人對貨幣價值之穩定，看得比什麼

東西都重要。他們是金本位的忠實信徒（法國放棄金本位遲）。他們將鉅量存款（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貯藏金庫中，雖則因不投入生產過程而蒙損失也在所不顧。而且法國也不想將資金借與別國。它對帝俄所放的一筆債是吃倒賬的。他們願意將資金保存在金庫中——此次全部作為對帝俄戰勝者的禮物。

法國的金銀資本，集中於「二百家族」——兩百個世襲的有選舉與被選舉為法國西銀行董事之權的家族——之手。法蘭西銀行左右法國政治之權極大。它支持它所中意的內閣，破壞它所討厭的總理。在人民陣線政府登台之前，法國所有政府，對該行總是低首下心的。

四 社會

法國社會生活之第一特徵是它的穩定而比較永久的農民階級。在重要性上可以與之並駕的是巨大的利貸，尤其小利貸階級。第二，家庭制度，在法國社會生活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法國沒有婦女選舉權，沒有女權運動，理由就在此。再則法國有着一個廣大的「專業」階級（白領階級），由於法比之教育制度，這階級與其他社會階級間之對立，比較不甚明顯。最後一點，法國人老相信：法國文化，法國生活，法國文學藝術是天下第一的。他們由衷相信，法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維繫查爾曼大帝以來，人類文明不墜者是法國，僅是法國。

在十八世紀的初葉，福祿特耳對英法兩國之民族性曾經加以比較。他認為英人，是守舊的，革命的，砍一個國王之頭，又重選另一國王；永遠在沸騰。法國人則指斥之爲守舊，反革命，緊抱着過去，緊抱着長長的傳統不放；是冥頑不靈的，停滯的。十九世紀的末葉，德特蘭對英法民族性，作再度的比較考察。他認爲英國人是守舊的，反革命，遲緩，而法國人則是活潑，好動，革命，砍一個國王之頭，又放逐過幾位國王。

自一七八九大革命以降，法國被世人公認爲政治變革之故鄉。德特蘭看到的就是這一形相的法蘭西。但自第三共和國成立之後，法國在政治上又一轉而爲最穩定最保守的國家。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及利階級在法國的經濟社會生活中起着極大的作用。這兩個階級，天然是保守的。他們最不願見社會革命之出現。他們不但保守，而且胆小，往往無兩而綢繆。法國政客利用國民的這一弱點，危言聳聽，往往可收堵住反對者之口的功效。法國人是退守的很少進取之心。德國人的口號是「德國高於一切」；法國的口號太可憐了：「法蘭西萬歲！」意思是：「法蘭西活下去！」法國人的唯一野心是安居樂業。他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民，能夠不讓過日子，不受打擾就算於願已足。在經濟及政治上，他們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者。自耕農、小墾工業生產者，以及廣大的中等階級都是利於現狀之保存的。所以直至一九三三年，左右兩極端的政治勢力，在法國都比較微弱。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達拉第下台之後，法國政治，逐漸動盪起來，至一九三四年之二月六日事變

而達於最高峯。自後法國政治，日向「兩極化」之路發展。

以上的討論證明了這一點：所謂民族性者，與時移易，並無遺傳基礎，並非一成不變的東西。福祿特耳筆下的法蘭西，至一七八九以後而一變，自第三共和後而再變。自一九三四年以降，法國又一變」起來了。最初是左派的人民陣線之勝利；目前的維琪政府則在「祖國家庭工作」之口號下，向法西斯極權之路邁進！

第二章 此起彼仆之政治舞台人物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巴黎，禮拜堂鐘聲響遍行雲，聲聲入耳；街頭巷尾、擠滿了狂歡的人羣，停戰協定在這一天早晨，簽訂於康邊森附近之湯通德村。在這以後的整整幾個月中，法國人沉醉於歡樂的生活中。噩夢已成往事。一百五十萬青年壯丁戰死沙場，但是，事情已成過去，而法國是得勝的。德國終於屈服；而據英日首相勞合喬治所說，至少有六十年，德國會爬不起來。這時候。克雷蒙梭的聲譽恰如日中之天，亞爾薩斯、勞倫的民衆給予他及普恩加賽總統以狂烈的歡迎。當法國軍隊開入斯特拉斯堡時，當地人民，多有感極而泣的。

法國的北部這時候是一片瘡痍，但不久要復甦了。巴黎咖啡館的飲食，還受戰時影響，但是這個算不了什麼。接着是巴黎和會，而在一九一九年春天，全國工潮洶湧，使克雷蒙梭不得不撥行八小時工作制，這是他失却守衛派信仰的一件事情。待法國人發覺，和約仍將萊茵左岸歸諸德國，因而未能將法國最寶貴的一件東西——安全的東歐——給予法國時，他的聲譽，益發江河日下了。

在七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簽訂的一天，巴黎街上，又復仕女如雲，入晚燈燭輝煌，巴黎城闌不夜。但這時候人民的情緒已不如十一月十一日那一天熱烈了。

從第一次大戰停止至第二次大戰爆發，法國二十年來的政治歷史，可以劃分為八個時期。

(1) 一九一九——二四年。國家聯盟柄政時期，戰區復興時期。對德態度強硬，其外交措施，以法軍進佔魯爾區為場。

(2) 一九二四——二六年，左翼聯盟柄政時期，國內發生財政大恐慌，對外一反普恩加齊之所為，結果產生了凡爾賽條約。

(3) 一九二六——二九年，普恩加齊、白里安柄政時期。國內經濟繁榮，財政穩定；對外白里安之和平政策如日之昇。

(4) 一九二九——三二年，泰欽歐、賴伐爾時期。大慶國幣，在日益加深的經濟恐慌中。紛飾法國之繁榮。德國賠款停付，軍國主義抬頭。法國歐洲霸柄，開始旁落。

(5) 一九三二——三四年，議會政治受威脅時期。結果有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大騷動，法國所謂「法西斯」勢力因而初露。德國希特勒登台。

(6) 以後法國的政治，變為所謂「議會與馬堅之鬥爭」，法西斯與人民陣線的鬥爭。德國德意志黨與普恩加齊之鬥爭，法蘭西之「內戰」政策初為賴伐爾，繼為萊茵事變所動搖。凡爾賽之壽終，凡爾賽之壽終，「安全」之壽終。

(7) 一九三六——三八年，人民陣線主政時期。法國開始了內憂外患交迫的生存。

第二章 此起彼仆之政治舞台人物

(8) 一九三八——四〇年 達拉第、雷諾秉政時期。

一 國聯家盟時期

這五年是復興戰區之年，政治舞臺上的主角是米奇蘭及普恩加費，對德外交是絕對的主張「硬壓」。原來所謂國家聯盟，就是主張對德強硬的各黨派之間的聯盟，而該聯盟所以能在一九一九年選舉中大獲勝利，主要地是由於這個綱領之提出。

在一九二〇年，克雷蒙梭快快不樂地退出政治舞台。他在大戰中，替法國立了不世之功勳，滿以為崇德報功，法國人民對之，至少至少該選舉他為總統吧。然而參眾兩院却並不這樣想。他們選舉一位無所謂的戴向納為總統。一部份原因是他們害怕他的獨裁作風，但主要的關鍵是經凡爾賽和會，克雷蒙梭在法國人民心目中由「勝利之父」一貶而為「勝利之喪失者」。但戴氏選入總統府邸不久，即有神經失常的表現：在花園中爬樹，在噴泉中洗浴；於是不得不以「政躬不穩」為理由辭職。

繼戴氏為總統的是當時的內閣總理米奇蘭。此人機眉厚說，自以為是「強者」。在他總理任內，他曾派總閣將軍騎使教華沙，指揮波蘭軍隊擊退紅軍。一做總統之後，他存心要抓實權。而且他黨派色彩太濃厚，處處偏袒右派壓制左派。結果在一九二四年議會以「違憲」行為為罪狀而逃走。繼任者為杜美格。

總統一席自白里安的一任殞命而開後，由普恩加齊擔任，自一九二〇年直至一九二四年。

這時期法國的政治生活，大體上受「讓德蘭付賬」這一「鴉」之支配。在這幾年中，國內戰、戰區一特殊預算政策擴大，國家支絀法平衡。這一筆鉅款，法國人以為一定會出在德國人身上。所以在「德蘭」過程中，法國撥款達一千萬法郎之鉅。事實上，法國在德國賠款下，僅能收獲上述數字四分之一（根據邁威斯計劃）。於是政府不得不以舉債及通貨膨脹過日子，結果是敗壞了國家的財政，為一九二四至二六年之間的財政大恐慌埋下禍根。

同時議會方面覺得政府不應增加租稅。它覺得法國人民在戰爭期間，已經精疲力竭，不應再加重負擔。而且法國人的稅收是最為鬆弛的。即在戰時，抽戰時利潤稅，也遠不如英國的鉄而無情。法國人民是最討厭納稅的。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法郎猛跌，與英磅之比價成百與一之比。普恩加齊不得不來一個通貨加稅二歲。但國民對於此事痛心疾首。國家聯盟之倒身，此亦一因。

如上文所述，法國人於凡爾賽和約之簽訂，遠不如協約國簽訂時之真面目。法國「贏」了戰爭，但是「失」了和平（意謂在議會中失敗）。協約國軍為法國未來之安全計，要求割佔萊茵之左岸，如這一點不能做到，要求建立一個受治國控的緩衝國。

第二章 此起彼伏之政治舞台人物

本克雷蒙梭放棄此項要求以交換英美在軍事上聯合保護法國之萊茵疆域。但不久凡爾賽和約簽訂，美口否認此項保證公約，而英國則步其後塵。

法國覺得大為可惜。爾考萊茵河，雖人見曰，軍事地位，比着一九一四年在美時更。法國固然有幾個新與小國做他。德星，但看英美之保證，其價值自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國際聯盟，實在是一個未知數。從此英法關係無從定。德爾德利與英法之這種矛盾，不付賠款。結果，普恩加齊決定運兵魯爾，一而想勒索賠款，一而想在魯爾培植德偽政權。但是萊茵區的分離運動，雖獲法日之支持，完全失敗。至於在雷領魯爾中所獲得之經濟利益實在微乎其微，而英法之間關係的緊張，幾乎達到了爆發點。

法國人民最初對出兵魯爾是贊成的，至此却起而反對普恩加齊。這反對運動之領導人是赫禮歐。他相信對魯爾有把握，對英有敵意。

三 左翼聯盟時期

左翼聯盟政府，原名左義，是左派各政黨組成的集團，以與爾寧聯盟相對抗。在一九二三年，魯爾事件之末期，左翼聯盟在競選中大敗爾寧聯盟，左翼政府的第一任首揆赫禮歐。

左翼聯盟柄政三年之久，它的外交政策是一反前任政府之所為。碰巧，在英、法兩國，政權同樣落在左派手中。於是魯爾撤兵，道威斯計劃成立。道威斯計劃使法國自德國

取得二百五十億法郎！法國之所得者止此而已。在這一年，赫禮歌想竭全力保庇拉克羅就員奈斯倡議之日内瓦議定書；而赫禮歌則加佩爾之武力以執一盟約。尤其是第十六條制裁條文。這議定書於是年十一月一日通過於巴黎國會。但英國的保守黨報紙羣起而攻之，譏為以英海軍充任國際警察爲開其先思。歐基姆之後，工黨政府坍台。繼起的保守黨政府以鮑爾溫爲首相，蒙伯倫（大蒙伯倫）主外交，全部拒絕了那議定書。

英國爲欲使法國「少安毋躁」起見，提出了一個新政策。經磋商後，後來那對策成爲羅迦拿條約。赫禮歌對羅迦拿公約不很高興，但在一九二五年中出任外長的白里安却與法不同。他是一個樂觀的人，他以為縱然有缺點，羅迦拿公約，終不失爲一個更良好，更幸福，更安全的歐洲之條約。

在後此的六年中，法外交在白里安主持下，着着向前邁步，英國報紙，至譽之爲「和平使者」。白里安在歐戰的聲譽墜落了，首接普恩德爾對白里安本人及其所主張內心並不贊成，但絕不敢攔白里安於外交部門外，而回復其佔領魯爾之強硬政策。

在這三年內，法國內政上荆棘遍地，正與外交上之光天化日成一對照。它吃盡了前任政府揮霍無度的虧累，人民對法郎紙幣已失信仰，前任政府所發之短期國內公債亦須硬幣支付。銀行界是亂亂左翼政黨的。赫禮歌政府，以及赫禮歌歐戰的六個激進黨，及準激進黨政府之倒，都以財政問題階梯。

第二章 此起彼仆之政治舞台人物

本黨政府之財政對策是舉債及通貨膨脹，因此法郎價格江河日下。主要關鍵自然是「二百零」的破壞左翼黨，但政府當局，也殊無挽救財政的一貫綱領。至一九二六年五月，法郎與英磅的比值成爲二〇〇與一七。當時的財政束手無策，表示他實在不懂法郎何以要這樣跌價。「怪事歐洲處處有」，他說。那時候土耳其正在鬧着婦女解放。有人開他的玩笑，問他這是不具法郎跌價的又一理由。

白里安內閣中財部閣員勞克斯爲要挽救財政危機起見，向議會要求財政全權。議會新而不予，於是白里安政府垮台，繼之者爲赫禮斯，一日即倒；法郎與英磅之比值跌至二四〇與一的最低潮，惹起公怒的華桑德與議會外面，以將赫禮斯投入塞納河爲憾事。

第二天普恩加賽上政治舞台，他的財政計劃與開勞克斯所提出者其實大同小異。但這時據議員諸公鑒於局勢嚴重，不敢再專橫，而普恩加賽之獲得財閥們之同情與援助的。他的增稅九十億法郎的財政法案在不到兩星期之內通過於議會。

四 國民聯盟時期

戰後之第三個時期，「國民聯盟」時期，可以稱之爲普恩加賽時期。在一九二六年年左翼聯盟倒坍之後，普恩加賽繼起爲總理，組成一個兼收左右派的聯合政府。在內政方面，這幾年內可稱風平浪靜。普氏是一個富有機智的人，對同僚又夠朋友，所以周旋於左右之

簡，頗能應付裕如。自一九二二年以降，法郎價格雖則每况愈下，法國經濟實已走上繁榮之路。普氏以增稅九十億法郎穩定了預算。人民對這新訂之稅尚不深惡痛疾，因為其時經濟繁榮力與未艾。法郎價格由對英比價二四〇漲至一二四，但到了這一點，普氏即以法令阻止其再漲。

一九二六至二九年是戰後法國最幸福最繁榮的年頭。貨幣危機過去了，繼之者為四年經濟及財政穩定。商業很蓬勃。法國出口貨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之間達到最高紀錄，而這幾年中外國仕女選法為如雲，替法國招來了一百萬億法郎的收入。巴黎的化妝品營業，特別繁榮，而各項新興工業如汽車製造業有空前的發展。自一九一九年至二九年之間，法國汽車的數目平添十倍。汽車、爵士舞、電影……巴黎美國化起來了。人民生活，一天又一天的向着華享樂的路上走。衛道老先生對這種情形不禁搖頭嘆息。巴黎及其近郊大興土木，而且隨電氣火車以利交通。於是居民三百萬的巴黎城，至此一躍而為居民六百萬人（包括近郊人口）的大都市了。

這三年是法國戰後財政史上的黃金時代。在這三年中，黨度支的人替法國省下了一百九十億法郎。這剩餘的三分之一用之於鼎大名的馬其諾防線之建築上。總防線的工程，於一九二八年開始。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的選舉中，右派及中央派得多數票，但所多無幾。在十一月中左派

的激烈黨以不贊同普恩加寶對天主教的政策，退出普恩加寶政府。普恩加寶內閣改組後又支持了八個月。繁劇的政務破壞了他的健康，終於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因病辭職。他曾經施行手術兩次，從此永遠退出政治舞臺。他隱居於勞倫省的故鄉隱室中，每當憑欄東眺，輒不勝「德人再來」之杞憂。

繼任總理白里安，在十月中就獲推舉。但是他的外長位置還是保留的。有人會取代他這個位置，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思議。

自一九二五年起，白里安是法國外交的主持人。他會同英國，將德國拉入國聯，他深信和平制度，可以逐漸在國聯原則上建立起來。他以為對德善鄰是必要的。他對於法國之不替勃蘭並無惡感。他深知法國在人口及資源上均趕不上德國。假使要保持和平，唯自出於對德和。白里安的外交抱負並不能暢所欲言，因為一面受右派報紙的攻擊，一面受左派議員的牽制。所以法國一切對德讓步，不是出之以漂漂亮亮，爽爽快快的。德國只感謝英國人向德不對法國的好感。在法國人方面，很多人說白里安上了德國外長史特萊史曼的當。

五 泰迭歐、賴伐爾時期

一九三〇年至三二年間，法國外交政策及賴伐爾所操縱。他們的外交政策是一反

白里安之所爲。白里安這是戶位外交部，但他的勢力日就衰替了。

泰迭歐是凡爾賽和約起草人之一，是克雷蒙梭的忠實信徒。他生平第一次入閣的機會是普恩加資給他的（一九二六）。在那內閣中，泰迭歐全竭力以阻止白里安之對德寬大政策。

他於一九二九年年底就任首揆。一登台，他就想使人們認識他是一位「強者」。他不贊成對德國行「婦人之仁」。實際上他對德作風是虎頭而蛇尾，先倨而後恭。他開頭總說「不」，但一經英法施以壓力，總以「是」字收場。楊格計劃是由他談判的（修改德國之賠款計劃）；萊茵撤兵也是在他任內同意的。在一九三〇年他對德國辭職色甚厲。他自己則始終沾沾得意，但別黨了白里安。實際上他的外交却無所成，有害而無利。

泰迭歐內閣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崩潰，繼任內閣是露一月，即由賴伐爾內閣取代。當時的賴伐爾，對德態度與泰迭歐不相上下。不過泰氏對甘的仇德，而賴氏則口口聲聲願意求致德奧之友誼。魯在一九三一年當賴伐爾內閣中，白里安完全失勢。是年三月，奧與關稅同盟協定揭曉，對白里安是一致命打擊。經此打擊後，白氏又參加總統競賽，結果大敗於希美之手。當是時於白氏的第二內閣改組時。當他得到這種結果之報告時，他哀泣聲絕。他不肯再任總理，由他已屬其是而任之人了。——賴伐爾是真正的外交部長。

總之，中歐內閣的更迭，始以爲世界的財政、經濟大恐慌；結果引出了美國胡佛

總統的緩付賠款計劃。

在那一年夏末，德國總理魯賓遜因財政極端困難已絕作奏廷之望。但賴伐爾並不加以援手。也在八月間拖着一個搖搖欲墜的白里安老翁回訪柏林。當他兩人座落於洋台上海

候，下面德國羣衆大呼：「救救我們！」但賴伐爾並不想救救德。賴伐爾及白里安柏林時曾經入朝當時德國總統興登堡。據說，那夜八十三齡老翁，在君到白里安之龍鐘老態時，憐憫關懷之心油然而生，問「老先生」要不要隱位。

胡佛的戰債緩付計劃，法國與德是不贊成的。但形格勢禁，賴伐爾不得不接受。

在九三一年的年底，賴伐爾政府又遭遇了一個新的問題：中日九一八事件。爲這事件，國聯行政院開會於巴黎，因爲其時國聯行政院主席白里安病體支離，不能作日內瓦之行。在這一次，在法國外交部「鐘室」中當主席的白里安，形色是夠可憐的。他說話很費力，又頻爲咳嗽打斷。他每說幾句話就得喝一口止咳藥水並喘一回氣。他不折不扣是一個行將就木之人。

行政院會議後不久，賴伐爾取代白里安的外長職位。兩個月之後，白里安與世長逝。

白里安對魯賓遜政策究竟對法國爲功爲罪，白氏雖已蓋棺，尙未論定。戰後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個最大的謎是：如果白里安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三〇年以後繼續執行，希特勒會在德國登台嗎？有人以爲不會登台，更多的人以爲仍會登台：萊茵撤兵不是繼之以一九

三〇年七月中的第一次會議在選舉中的大勝嗎？賠款停付後不到一個月普魯士邦的社會黨政權不是被埃巴本的貴族政權所取代嗎？又，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德國平等權經國聯承認。但六星期之後，希特勒登台了。

總之，在魏瑪意志的最後三年中，法國之外交政府是一反白里安之可爲的。

白里安逝世後不久，泰迭歐軍膺首揆之位。英國與法討厭他甚於討厭賴伐爾。因之，在一九三〇至三二年之間，「法國稱霸」一類字眼，常在英法報紙上出現；而在縮軍問題上，英法意見之相左已達到最尖銳的階段。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中舉行的軍縮會議中，泰迭歐提出組織國際軍隊的建議，自然遭英國人之反對，泰迭歐對此悻悻不平，在三月中出席日內瓦之英、法、美、德四強會議時，他大發脾氣，態度強硬，對德國不肯讓步，使德國總理白魯寧空手而回，無以壓食足本國的輿論。不久白魯寧內閣倒了，取代之者爲巴本內閣——希特勒之先驅。巴本在洛桑會議中，自誇是歐手中，取得了白魯寧未能自泰迭歐手中取得的東西。

當賴伐爾、白里安訪問東京之時，德國羣衆對之高呼「救救我們」的口號是有道理的。因爲當時法國在陸軍及金融上都是歐陸最強的國家。在一九三〇年，當世界經濟恐慌，在英、德、美三國已經十分嚴重之時，法國所受影響遠比較輕微。泰迭歐曾經自誇下海口，「不管世界各處情形怎樣，法國將永遠是『恐慌』之海中的一個繁榮之島」。在一九

三〇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之間，法蘭西銀行的存款激增；而在一九三一年的八月中，英國爲作拯救金鎊之最後拚鬥起見，不得不向法蘭西銀行舉借鉅款。

但是好景不常，一九三二年選舉之後，赫里歐政府就遭遇到驚人的財政危機。因爲賴伐爾、泰迭歐時代的繁榮，其實是「人爲」的、表面的，他們揮金如土，纔賺得一種繁榮的外表。等赫里歐上台時，政府庫空如洗，無米爲炊，彷彿前人故意同後任爲難似的。

六 左翼聯盟內訌時期

一九三二年五月總選舉的結果，左翼勝利。在這一選舉，左翼各黨派，以激進社會黨及社會黨爲主（兵產黨並未參加），締成選舉上互助合作的協定；有類日後「人民陣線」的辦法，所不同者，在一九三二年，左翼各派無共同綱領耳。

在選舉中，激進、社會兩黨固然做到互相合作，但柄政之後，於施政方針，不啻時生衝突。赫里歐以及其所代表的政黨是比較守舊的。他不贊成自魯姆及其所領導的社會黨堅持的法蘭西而縮窄至一九二八年以前的標準之主張。他對於德國之秘密整軍懷着戒心，他主張「安全第一」。他對社會黨所主張的經濟及社會改良政策，也不敢放手做去。於是這左翼兩大政黨漸變成水火起來。這兩大政黨的失和，是以後二年中法國政治之基調；法國民主政治之大危機（至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爲最高峯），主要的隱憂皆於這一失和。

赫禮歐政府的壽命自一九三二年之六月至十二月。在他任內，法國經歷了三件大事。第一是洛桑會議，德國賠款是在這會議中正式葬送的。第二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軍縮會議中赫禮歐、彭古和平方案之提出（各國撥軍隊交國聯指揮，禁止空中轟炸，民航之國際管理）；該計劃仍不受英國之歡迎。第三是戰債糾紛。法國一般輿論以為賠款既已葬送（是美國斷送的），法國定無償還戰債之理。但赫禮歐為顧念未來的法美關係起見，主張償付十二月十五日到明的一批戰債。赫禮歐政府，就在這一天，就為這問題而被推倒。繼之者為彭古內閣，不旋踵即為一微小的財政問題而坍台。達拉第繼起組閣。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受命為德國總理。達拉第內閣享壽九月，因財政經濟政策，與社會黨人大起衝突，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台。繼之者為薩勞內閣，三星期後又為社會黨人因一財政案而推翻。旭丹繼之。這時候，社會黨人自覺隨意推翻內閣，刺激與太甚，對旭丹的財政法案，採取不贊成也不反對的辦法。一般的觀測，以為從此左翼政權可以穩固起來，然而，太晚了。

七 二月六日事變

自達拉第下台之後，法國一部分輿論對議會政治漸不耐煩；加以經濟恐慌的程度與日俱增，國際形勢又復暗淡無光，於是右派輿論遂展開了猛烈攻擊議會政治，左派政府的言

論，並提出組織國民政府的主張。對於這總的形勢，「斯達維斯基」案起了火上添油的作
用。

斯達維斯基是一個騙子，認講要人頗多。他曾一度被捕，但立刻獲得保釋。巴黎
警察對於他的案件，前後延審達十九次。在這期間，他支配兩家報紙，前通很多下報
吏，並與許多公務員相往還。事敗後警察追捕急，他就自殺，但有人認是被警察打
的。這件事原亦頗為平凡，但右翼報紙，借題發揮，推波助瀾，認爲是社會政治腐爛的鐵
證。他們硬說斯達維斯基與許多左翼要人有瓜葛，所以警察殺之以滅其口。於是這件事情
竟鬧得全國鼎沸。極端右派在巴黎街頭的示威，示威愈來愈盛，性質愈來愈猛。至一月二
十五日，旭丹內閣辭職之夜，幾至演爲大規模的暴動。警察對示威者採熟視無睹的態度。
旭丹對此事所取的態度，就在左派中人也認爲失當。他請議會不要張大其事，他反對
組織議院查辦委員會。其後卒因右派議員之猛烈攻擊，司法部長辭職，於是旭丹內閣不待
議院之推翻，即於一月二十五日總辭。

新任總理又是達拉第。他素有能幹與忠實之信譽，他之重上舞台，在巴黎頗收鎮定人
心之功效。他明白政黨政治，已經不理於衆口，於是收羅各黨各派人物組成超黨政府。這
一來他的激進黨對他固然不滿，而在右派，認爲非我族類，不夠資格組織國民政府，所以
反對也。

達達尼爾認爲警察總察爾亞伯在一月間，有縱容巴黎示威羣衆之嫌，譴謂他爲摩洛哥總督，顯然也是詞虎離山之意。他又罷免了法蘭西戲院的監督，理由是他上演了莎士比亞的「羅馬英雄科立奧那」——左派人士認爲這戲劇是反民主的。於是右派嘩然，羣情洶湧，決定在二月六日，在康科特廣場舉行反達達尼爾大示威。

到了這一天，參加示威的團體有皇軍馬團、青年愛國團、法國團結黨、火十字團，以及退伍軍人協會，共三萬餘人。爭先達達尼爾對峙也着着預防。因爲不信任警察，特白團間調來大批衛兵維持秩序。於是雙方衝突，結果示威者二十人，警察一人，傷示威者千餘人，警察衛兵六百餘人。——是在下午五時動手的，到七時半至九時之間，戰鬥停止，因爲各人都回去吃晚飯；到十二點鐘，戰爭完全停止。巴黎炮底火車於十二時半停駛，而各人都不願意徒步回家，於是滿身血污的示威者——警察，一同擠到火車中。至第二天早上七時半，他們又出來對打了。

二月六日的事件是巴黎公社暴動以後法國最大的一次動亂。右派的人認此次行動爲「愛國行動」，左派人士，則稱之爲法西斯陰謀的確，在二月六日，「法西斯在法國第一次露出它醜惡的面貌」，但說它「全部是法西斯陰謀，未免失之誇張。因爲在示威聲中，社會黨及共產黨黨員也有參加的。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曾經譴達達尼爾政府爲「衆人政府」。而當時達達尼爾的措施，實爲失當，實是左派人士，也都爲之扼腕。當時巴

羣民衆，一接到反政府示威的消息，便有不少自行趕往參加。

在這事件中，最初看出西威官的具社會黨首領白魯姆。他號召社會及共產兩黨共同罷工及示威，以示對法西勢力的對抗。最初共產黨拒不接受，後來改變方針，與社會黨結成「共同陣線」；這「共同陣線」日後即發展為人民陣線。

達拉第政府於次日提出辭職。他最初想宣佈戒嚴令，抵抗暴力。社會黨人也力主罷議，他們以為達拉第辭職此下場，實謂「街市勢力」推翻民主政府的惡例。但當時警察不可恃，陸軍又復可疑，於是不得不出於掛冠一途。

繼任內閣總理是前任總統杜邁格考翁。他於八日白晝間趕來巴黎，以老祖父出來時小孫子們打架的氣觀察出事地點。他於日夜組成「舉國息爭政府」激進黨也准許四黨黨員入閣，他們無愛於杜邁格，但以他是政界中較輕的一害。

在杜邁格執政的八個月中，「二月六日」派勢力甚佔優勢。在這幾個月中，法西形勢，到達了最高潮。與之相峙者則有左翼的人民陣線。兩大陣營之對立與鬥爭，在大體上自「二月六日事變」後即以鮮明色彩開始的。

八 杜邁格，佛蘭亭，賴卜爾 薩勞

杜邁格登台之始，以黨派息爭，舉國一律為號召，開員人選，左右兼收。但後來杜邁

格的態度顯出他決非趨然，而實與右派的「馬路勢力」相勾結。他挾馬路勢力以自重，去壓迫議院；他提出了修改憲法的主張；總與個人有權可以解散衆議院。於是他與參議院之間起了衝突。社會黨對白魯姆首先爲文指出杜邁格政府在本質上是法西政權，他的憲法修改案的建議，用意與樹立法西斯樹異，

激進黨以爲這會取其能見地支持杜邁格政府。至此羣情憤慨，認爲杜邁格有黨派之私，已失却起首的地位，而該黨則激進黨的開具。該黨深恐杜邁格內閣之倒會召來二六事變之重演。按此惡器，仍然探隱惡態度，向杜邁格提出折衷方案。但杜邁格雖然拒絕。激進黨忍無可忍，以退出內閣的方式拆杜邁格政府之台。杜邁格倒了，在巴黎却並未發生暴動。右派暴動之說只是空言恫嚇而已。

在杜邁格任內，外長巴爾都之就職及其被刺殞命，實爲值得大筆特書的一件大事。在其八個月的外長任內，巴爾都替法國建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對德防守同盟體系。他全部不信任希特勒，以爲他是顯然而且必然在準備戰爭的。唯有一個強大的反德聯盟，纔能鎮住德國。同它簽訂一切條約是不中用的。他把蘇聯拖入國聯，奠定日後法蘇公約的基礎。他擬就了東歐互助公約的計劃，並想調和意大利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以組織地中海與中歐的集體安全；他又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奧國獨立問題。他之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聘問小協約諸國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使他贏得了旅行外交家的聲名。但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他與南斯拉夫

國王同時在馬賽被刺殞命。繼任者賴伐爾，其外交一反巴爾都的作風。所以那暴徒的一彈不但結果了巴爾都的生命，也同時結束了法國的一種外交路線，這是與法國日後的國運大有關係的。

杜邁格一倒，繼起組閣者爲佛蘭亭。他並不放棄「黨派爭鬥」的口號，因此閣員之黨籍分歧，與杜邁格時代大同小異。這時候法西斯黨次十字國氣憤囑緝，法匪威脅已成過去，法國又回復到平時的民主政治生活了。

佛蘭亭不願無條件降服於法蘭西銀行意志之下，所以他的金融財政政策與該行發生衝突。法蘭西銀行故意搗亂，不惜製造恐慌以窘政府。其後黃金逃亡國外，法蘭西銀行可以阻止而熱視無視。佛蘭亭爲應此局面，不得已向國議會要求「施政全權」，議會斬而不予，佛蘭亭政府，遂於五月二十日倒坍。繼任內閣一日而夭折，繼起者爲賴侯爾。

法國輿論對佛蘭亭之下台，印象極爲深刻。因爲法蘭西銀行左右政治的事實，從未表現得像這次一樣的清楚。賴伐爾一登台，完全服從銀行的意志，厲行與銀行有利之通貨緊縮政策並訓練全部預算。

賴伐爾內閣的壽命相當長。在三件事情上，賴伐爾在議會中受左派議員之猛烈反對。第一件是極的財政金融政策，第二件是他的對意柯職爭所持之政策，第三是弛之處理法匪。

斯團體問題。左派是反對通貨緊縮及預算減削的，但賴伐爾以一拯救法郎^①為號召，左派人士也^②可如何他。在意大利戰爭中，右派根本是袒意的，公然為侵略者張目。左派在口頭文字上對此雖加指責，但對施行「軍事制裁」認為駭人聽聞，即對經濟制裁上也並不熱心。左派所最為重視的，還是處理法西斯團體問題。這時候「火十字團」的勢力復甦日上，與左派羣衆常至發生武裝衝突，一時「進軍巴黎，奪取政權」之說，甚^③於塵上。社會黨報紙對此尤為繪聲繪色，言之鑿鑿。激進黨人對賴伐爾之不採有效步驟限制法西斯暴力表示憤慨，並以賴伐爾之態度為可疑。他們施壓力於賴伐爾，卒使賴伐爾通過了幾件鎮壓法西斯團體約法案。火十字團俯首聽命，並不暴動。為這三件事，在議會中曾經展開過三場精彩的辯論。賴氏仗着三寸不爛之舌，三次使自己的地位危而復安。

但在二月二十二日的閣議上，幾位激進黨閣員，向賴伐爾提出辭職。於是賴伐爾內閣從內部崩潰了，不得不出於辭職一途。兩天之後，薩勞內閣組織成功。

經這次事情後，赫禮歐放棄與達拉第競爭激進黨首揆。達拉第經黨大會一致推戴為總理。這是一件意義極重大的事，因為這說明從^④激進黨是斷然站在人民陣線方面了。

從杜邁格到賴伐爾的這段時期，在法國的外交史上關係甚為重大。賴伐爾之取代巴羅都使法國改變了外交路線。巴羅都主張以「集體安全」^⑤為系包圍的意志，賴伐爾則主張對蘇讓步，以圖法蘇合作之門徑。法國一向奉國聯為維護條約尊嚴國際秩序的法寶，賴伐爾

在意大利戰爭中却改變了國際原則。在初次上台時，賴伐爾對「集體安全」也許還不完全忘情，因為法蘇協定曾出自他之手。但後來他與希特勒合作，對意和親與遠反國際原則的路線。薩爾公民投票中法國取態度與賴伐爾無異。第一個表現。但賴伐爾力最勤者實為對意和親一點。他最敬重且使法國外交時常馬一第一人。他對克丁爾姊妹國之合作前途具有甚深的迷信。他以為希特勒之政策以充實西陲，對法國國防是一件大貢獻。不知道一來反使法國有所求於意大利，因而不得不看墨相的眼色。雖則賴伐爾本人矢口否認，據說在訪問羅馬時他曾允許墨索利尼在阿比西尼亞自由行動。意阿戰爭一爆發，英國主張對意武力制裁，但賴伐爾不贊成。使國際失靈的罪人，第一是英國外相西門，他在九一八中日事件中為日人張目，鼓勵毀約侵略行為，第二就是法國的賴伐爾了。迨意阿戰爭一結束，對意經濟制裁一取消，法國以為從此法意可以站在一條綫上了，但是墨索利尼却公開與希特勒携手起來！

賴伐爾在外長任內，替法國簽訂了法蘇協定，但後來他忽然首鼠兩端，竭力拖延該約之批准通過，賴伐爾又經暗着德國之公開毀約恢復徵兵的行動。賴伐爾向國際聯盟提出伸訴。這下賴伐爾自食惡果了。國際已失靈於意阿事件中，對德國會發生效力嗎？法國在意大利事件中不贊成制裁意大利，英國會熱心於制裁德國嗎？

墨索利尼批准了法蘇協定。德國以此為藉口，進兵萊茵，撕毀了羅迦拿公約。

九 人民陣線

人民陣線是左翼各黨派之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線，淵源於一九三四年二六事件。在是年八月二十七日，社會黨與共產黨簽訂統一行動公約，是為「共同陣線」之正式開始。

這統一行動最初在一九三四年的二月至七月之間由社會黨提出，但為共產黨所拒絕。但至一九三五年共產黨改變態度，轉向社會黨提出同樣的建議。這回是社會黨躊躇了，因為這兩黨過去有長期互相水火之歷史，而白魯姆認為共產黨態度之突然改變乃係莫斯科指令之結果，對之有些不放心。至於人民陣線之另一構成份子激進社會黨呢？他們傾向於布爾喬亞民主主義，主張「國民政府」辦法。但，佛蘭亭被法蘭西銀行打倒，而顛伐爾繼任之後，火十字，陡然蠢動愈凶。這三兩左翼黨派，在一切方面意見不同，在反法西斯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群策其德」的心理基礎上，人民陣線終於成立了。

一九三六年法國大選是在很慘淡的空氣中舉行的。過去兩年間的當局對經濟財政既從事紛擾而無補於事，這時侯又正值希特勒萊茵進兵之後。所以法國人民有要求改變現狀的心理。於由人民陣線各政黨在四月及五月的初選選舉中，均取得壓倒的勝利，人民陣線於是一躍登台，白魯姆以各黨聯合，最大黨領袖而任總理，在黨內第一任社會黨總理。

就在白魯姆就任之日，法口正鬧着全國總罷工，秩序良好，紀律嚴明，稱為「留廢罷工」。這罷工的意義一說是對白魯姆示威，要他實踐人民陣綫綱領，一說是對右派，尤其是對參議院示威，表示作為白魯姆之後盾者，是有力最有組織的全國勞工。事實上恐怕是兩重意義，兼而有之的。

白魯姆就任之後，立即實踐其政治諾言。在當局主持之下，勞資兩方簽訂了「馬繆農協定」——馬繆農為總理。此協定分兩刀於此談判此協定——之後，政府制定了一批法案，確立四十小時工作週，最低工資額，勞工集體論價權，以及有給休假期制。這第一批立法稱為勞工改良法案，通過於一九三六年之六月，接着又制定了一些次要法案，如強迫教育年限之加長，內閣行政機構之調整，減削公務員薪給辦法之糾正……。

以上種種，僅僅是小試牛力，接着又有三件驚人法案在議會通過。第一件是改組法國西銀行法案，剷除「二百家族」所享之封建特權，廢除該行支配政府的「董事會」制度，使該銀行為法國之僕人，而不為法國的主人。第二件是軍火業之國營。第三件是解散法西斯聯盟的法案。從此火十字團號銷聲匿跡，一蹶不振了。

到了十月間，白魯姆施行某種限度內的通貨膨脹，把高價的法郎貶值百分之三十左右。這是一反過去法國金融政策的一種果敢行為。這貨幣革命與上述的勞工改良法案，美人名稱之為「法國新政」。

至於外交方面，白魯姆原來以一反賴伐爾的政策自矢；「忠於國聯」是他的口號。但其時國聯早已威信掃地，白魯姆的初衷成為空頭支票。白魯姆政府實際上的外交政策可以「藍襪，對英和親」一語盡之。他的全部外交措施，皆以「英國第一」為出發。

白魯姆政府遭遇的第一件外交案子就是意大利之經濟制裁問題。其時意阿戰爭已告結束，對意經濟制裁已不起多大作用。但解除制裁，不啻承認國聯原則之失敗。終於在「英國怎麼辦，法國也怎麼辦」的口實下，法國跟着英國解除了對意經濟制裁。有些法國人以爲從此意國可以重返斯特萊薩陣綫，共同對德了，結果墨相却正式與希特勒攜手，結成羅馬柏林軸心。

接着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使德與有合併之實而無合併之名的德奧協定。法國外交當局，這事件連一點波紋都沒有。繼之是七月十七日的「但澤事變」，法國方面除了報紙上發鬧一番外，更無一點動靜。

七月二十二日，白魯姆率外相阿博斯聘問倫敦，討論新羅迦拿會議問題。據英國外交當局中人說，他們兩人是一切法國當局中之最易與者，白魯姆之唯英國馬首是瞻，許多人感覺過火。爲了討好英國，法國不惜冷淡蘇聯及小協約國，並不惜對德國強顏歡笑。白魯姆之贊同法蘇軍事協定，主要的原由也。頓忌英內之反對。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內戰爆發，白魯姆政府遭到外交上的大關。

內戰一爆發，叛軍佛朗哥立刻自標意方面獲得援助，這是路人皆知的事實。法國政府怎樣呢？

佛朗哥叛變，西班牙必然會受德意兩國之支配，在國防上對法國顯然是莫大的災禍。所以，置法國、西班牙兩政府同胞人民障後，意外相繼這一事實不論，西班牙政府實為整個法國之友，而叛軍則為整個法國之敵。法國政府有十足的理由及必要去援助西政府的。何況，在法理上講，西國政府有權利可向一個友邦政府購買軍用品呢。

但是白魯姆躊躇起來。第一，英國政府對叛軍是同情的，至少將兩交戰團體等量齊觀。第二，法國右派同情叛軍，在報紙上一致反對政府以飛機大炮供給政府軍。結果，白魯姆屈伏了。他決定禁運軍用品給西政府。這起封鎖，對法法之友的西班牙合法政府！為什麼白魯姆要來這箇片面的「不干涉」呢？白魯姆對外表示：以為這一來可以激發希特勒及墨索利尼的國際良心及公道，步法國之後塵而採行「不干涉」政策。其實真正的理由是法國害怕戰爭，其次是英國的壓力。英國會憫憫法政府，如法國與德意，因就以軍火供給交戰的雙方而引起戰爭，英國對法國之羅迦拿保證並不實施。

對於「不干涉」辦法，德意政府拖延了三星期總同意參加。在這期間，他們的大量軍火供給佛朗哥，使叛軍在軍事上就穩了腳。即在參加「不干涉」之後，通過葡萄牙，叛軍的軍火來源，仍然是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

法國左派人士，尤其勞動階級對白魯姆之舉指自然憤憤不平。大家喊出了「以彌爾供給西班牙！」的口號。但這種民氣終於被白魯姆的一番雄辯轉移過來。他於九月六日在一個公開中對社會黨發表講話。最初雄辯大呼「以我供給西班牙！」至數次之多。但最後却以對白魯姆歡呼，表示愛戴收場。原來白魯姆抓住了法國人民怕打仗的心理：「對於我們，國家光榮的意義同時是『和平意志』。一息尚存，我必竭全力使法國免戰！」

羅素全體肅立，高唱國際歌，呼「白魯姆萬歲！」

一九三七年七月，由於錯綜複雜的恐慌，與財政狀況的惡化，白魯姆只好退任。繼任人爲激進黨的旭丹。這新政府繼續代表人民陣線，白魯姆在新政府內担總理，而閣員也無多更動。至一九三八年三月，白魯姆再次組閣，但至四月十日，以財政法案在參議院未經通過而辭職。十一日激進黨魁達拉另組織新閣，社會黨拒不入閣，且社會黨對新政府在衆議院中之支持與否，保留自由權，於是人民陣線，宣告破產。

在白魯姆辭職期間，夾在他的兩個同盟者中間，時感左右爲難之苦。激進黨嫌他太激進了，共產黨說他太遲緩。這在戰後之後，左派罵他尾隨。冷風驟變，對極權國家低頭，陷法國於覆亡；右派則指斥其經濟政策爲一新政。他們認爲白魯姆的新政是：高法國的工業生產成本，削弱法國之工業生產量。這在法國的工業生產趕不上戰爭的需要。不過，用數字來研究，則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即人民陣線執政期間，法國之工業

生產數量，有百分之十二的增加，其中以幾項基本戰爭工業（機械工業，鑛冶業，化學工業，鑄造業）增加尤大，約達百分之二十五。反之，在一九二四至三五年之間，即在杜邁格，佛蘭士，賴伐爾柄政期間，法國工業生產，反視前降百分之八·五（其時貝當將軍身膺軍政府部長）。所以目前維琪政府中人，要將全戰戰敗責任，推在人民陣線頭上是不公允的。不過，人民陣線主政二十個月，對這次法國之慘敗，自須負起甚大一份責任。國際形勢緊張得一觸即發，百分之十二的工業生產增加，太趕不上戰爭需要了。人民陣線經濟政策之缺點：第一，四十小時工作週制執行得太機械。這制度在原則上是很好的，但在實際層面應與重備戰之時，在執行上需要有些伸縮性（尤其在國防工業及小規模工業方面）。第二，當局缺乏遠見，其經濟政策，不着眼於新資源之開發，國富之創造，生產規模的改進，而偏於滿足工人之目前的要求。第三，政府缺乏強制執行其決定之機構；對於勞資兩方均不能執行嚴明的紀律。有人說，人民陣線政府縱容罷工，這僅僅是問題之一方面，它對資本家將資金逃亡國外更束手無策，最後，作為新政之一端的公共建設工程，都與國防無關。而政府之允許勞倫省之鐵苗輸入德國以製造軍火，尤屬大錯特錯。

十 達拉第、雷諾時期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三屆，也即是最後一屆，人民陣線政府倒場。其時正值德國併吞

與大刺之後。這一外交打擊也是促成人民陣線政權崩潰原因之一。有人會作組織國民聯盟（即國民政府）政府而努力，結果未能實現。最後由達拉策帶着一批比較穩健的激進黨人，盡之以幾個守舊黨人，於四月十日出任艱難。

曾經有人把達拉策稱作法國的「強者」。其實他是一平凡庸碌之輩。他夾在極左派與極右派之間，支吾其辭，左右為難；其後漸漸轉到右派方面。五月間大批逃亡國外的資金流回法國，但法國之財政經濟困難依然不減。不久資金重又開始逃亡，政府依然因於國用不洽，物價高漲，工人失業諸問題而一籌莫展。接着是九月中的慕尼黑事件。最初法國人民是擁護慕尼黑條約的，其後真相漸明，漸定悲痛，究竟不勝國勢凌夷，禍至無日之感慨。這種失望、惶恐心理，反映在國內政治上，就是財政、經濟困難程度之加深。

十一月二日，雷諾換其經濟建設三年計劃，再任財政部長，一時國內外耳目為之一新。雷諾個子矮小，但政治抱負極大。他以前一向主張對德強硬，自希特勒登台之後，他一頁主張法國應該擴軍，他應想盡萬端之軍隊機械化之主張。在意大利戰爭中，他主張對意硬幹，他極力主張法國應維護國際原則。在財政部官邸中，在他辦公室的座位對面之牆壁上，掛着一幅歐洲地圖，上面有紅點的標明是納粹想染指之處。這決不是普通財政部長辦公室中所應有的。所以自他出任財長後，財政部，為法國政府之中央設計局，成為全部法國政治之核心。

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起，達拉第自議會方面獲得了「全權施政」權，——不經議會同意，政府得頒佈法令——期限至十一月十五日為止。雷諾在十一月二日上台時，就儘量利用這僅有的兩星期，頒佈了大批法令。

在經濟財政方面，雷諾一向反對人民陣線的設施。所以雷諾之上台，象徵人民陣線新政之放棄。在財政方面：第一，他取消一切以救濟失業工人爲主旨的公共工程，以其經費移充軍火生產。第二，他組織「斧頭委員會」，研究怎樣裁減人民陣線政府時代所登用的二十四萬新公務員，在經濟方面，他取消了「四十小時工作週制」，在工資、工作時間各方面加強政府對勞工的部勒。這對勞工階級的利益自然是一種打擊，所以左派人士稱雷諾政權爲半法西斯政權。對資本公司，雷諾却不採「硬幹」的政策。他用減輕某些租稅以及宣佈政府於六個月內不再發行公債這一類方式討好資本公司，以圖召回流亡在國外的資金。對於平定物價，他也有所措施，但並不收效。

一九三九年春天，希特勒佔領吞捷克全境，對法國是一個重大的打擊。達拉第政府既不宣戰，又不辭職，乃於三月十九日再度向議會取得了「全權施政」權。於是雷諾再頒一批新法令，將半刀小試於上年度十一月中的政策變本加厲地推進：主旨在將法國全部經濟生活，推上備戰之路。在這次大戰之前，法國假使曾經認真備戰過的話，那是從這時開始的。

在達拉第時期，雷諾早已成爲政府之靈魂，其所以不能取代之者，因爲達拉第是比較圓到的一個政客，對各方易於應付。直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戰局吃緊，雷諾纔名副其實的出任首揆。開員人數定爲二十一席，以與第一次歐戰時克雷蒙梭政府之數目相等；於此可見雷諾之自負爲何若了。然而「小貓總理」（雷諾的綽號）究不能與「老虎總理」同日而語。六月十六日他被迫辭職，翌日貝當組織「投降內閣」。

第三章 凡爾賽體系之建立與崩潰

一 建立的經過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告終，全球人士同慶之爲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大家以爲，以後的日子，在一切方面，一定是比較好的日子，因爲過去四年間的鉅創深痛，一定已使人類憬然於戰爭之無聊以及剷除戰爭的必要。許多人將「戰前」「戰後」區別爲兩個迥不相同的歷史階段，一若現代歐洲史之於歐洲中古史。

但這種希望，不久就幻滅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二十年又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兩次戰爭中間之距離僅僅是二百四十六個月而已。所以「戰後」史不如改稱爲「戰前」史。

不過，「第一次」大戰的終始，在某些方面說，的確是一件計劃時代的事情。好許多國家開始了新的政治生命：有的獲得獨立，有的國土擴大，有的版圖變色。

奧匈帝國在地圖上消失了。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新邦湧現於地圖之上。帝俄一變而爲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一個永久的國際組織，嚴密聯盟，出現於地球之上。

上述各項變遷，除了俄國之變革以外，都規定於凡爾賽和約之中。會議以後，各戰勝國家舉行和平會議於巴黎近郊之凡爾賽古宮，是為巴黎和會。這和會有一空前的特點，即戰敗國的代表不得參加討論，戰勝國家將條件議妥，逕交戰敗國接受。

巴黎和會是空前盛大的一個國際會議。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開幕，至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簽訂之日）而事實上閉幕。正式參加會議的有二十七個國家，代表人數，每一國家五人至一人不等。討論工作，交由十七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以外，另有小組委員會四十餘。會中的大計，悉由五大強國——法、英、意、美、日——所操縱。法國首揆克雷蒙梭的態度尤其不可一世；在答覆羅馬尼亞代表的抗議時，他凜然地說：「席特底愛奴先生，你是來聽話，不是來討論的」。全體代表大會產生了一個十人委員會，由五強各派代表二人組成之。幾個星期之後，由十人減為五人，五強代表各佔一席。討論的結果，產生了五個條約：對德國的和約，於一九一九年六月簽訂於凡爾賽；對奧大利共和國的和約於九月中簽訂於聖哲門；對保加利亞的和約於十一月中締結於紐衣蘭；對匈牙利共和國的和約於六月中締結於突來龍；對土耳其的和約於八月中締結於泰維爾上述五個條約，皆以其簽訂所在地命名，世人普通以第一個條約，凡爾賽條約的名稱為代表這五個條約總名稱。

和會中的議題可以劃分為三大類。第一是懲罰敵國。第二是修改世界地圖，第三是建

第三章 凡爾賽體系之建立與崩潰

立國聯組織以推行集體安全。在與會代表的心目中，第一、第二類問題自然較第三類問題為迫切，而對於懲處敵國一點上，各國代表之意見，比着對戰利品之分贖，自然易於一致。將這三類問題聯在一起，整個解決實在出自美國總統威爾遜的主張，因為他想將他的偉大理想，國際聯盟之組織，規定在各個條約中。結果是非常不幸的。第一，許多可以迅速解決的問題給拖延了下來，第二，應該從長計議的問題反而草率決定。會議日期的拖長同時也是協約國對敵國封鎖時間的拖長。因而多饑斃了萬千無辜的德國婦孺，當時佔領萊茵區的英國士兵，攻擊心傷，自動以糧食之半，推食嗷嗷待哺的居民。英國政府電令英軍統領嚴禁，結其統領毅然抗命，足見當時情形嚴重之一斑。

在巴黎和會中，各國代表對有些問題，爭執甚烈，相持不下，會議幾瀕於破裂。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法國提出之萊茵左岸問題。福煦元帥曾經宣稱：若法國邊陲不能延伸至萊茵左岸，則法國之軍事安全即未能獲得保證。因此克雷蒙梭對在萊茵左岸建立一由法國支配的緩衝帶的要求，持之甚堅，威爾遜總統以為這是與其所提出的十四原則相齟齬的，所以竭力主張在新歐洲應該實民族自決的原則。結果是作成了一個折衷案：德國仍保有萊茵右岸，但不得設防並不得駐屯軍隊；同時由英美兩國共同保證法國萊茵左岸的安全。關於德奧合併問題，則有永久禁止的規定。

德意兩國締結條約是相當背約的。兩國將一大塊普魯士土地割給波蘭，因是而德意兩國

西薩與其本部之間，爲一「波蘭定耶」地帶所隔斷。亞爾薩斯、勞倫兩省交還德國。但澤大埠成爲一獨立共和國，受國際聯盟之監督。盛爾煤礦，由法國享用十五年，在這期間，該區歸國聯治理。此外小國比利時，中立國丹麥，都從德手中取得若干土地。而德國之全部海外殖民地，則以國聯委任統治的方式分給英、法、日諸國。

德國的盟國奧匈帝國分立爲奧大利及匈牙利兩個共和國，兩國的版圖，較戰前的奧匈帝國舊版圖大削；得利者爲意大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諸國，而捷克斯拉夫全部的土地即爲舊時奧匈帝國的省區。

除了割土以外，戰敗國家須付鉅額的賠款——僅數留待日後的決定。爲防止報復之見，對戰敗國有片面縮軍的規定：禁止徵兵制，限制陸軍數目，不得配備軍用飛機、坦克車、潛水艇等諸武器，而萊茵區不准設防，並由協約國軍隊留駐相當年月。德奧合併嚴厲禁止。最後，德國得自己認罪，承認負戰爭全部責任。

和約之另一部分規定着國際聯盟之組織。列舉國聯之原則及規程，稱國聯盟約。

二 崩潰的過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儼然執歐陸的牛耳。其用以稱霸的法寶就是凡爾賽體系。凡爾賽條約彷彿是法國加在德國身上的桎梏。但不到二十年，凡爾賽條約被德國摧毀殆

證，戰後二十年間的德法問題之大部分，乃至整個歐洲問題之大部分，實皆淵源於凡爾賽條約。所以凡爾賽體系崩潰之過程就是德國復興，法國衰敗的過程。我們在上文之詳述巴黎和會之經過，凡爾賽和約之內容者以此，下文之縷述凡爾賽體系之崩潰過程者也以此。

凡爾賽條約之失靈，並不自希特勒登台而開始。例如關於賠款問題，在一九三二年的洛桑會議中，事實上已宣告失敗。不過魏瑪共和國時代的德國，對修改凡爾賽條約，出之以協商呼籲的方式，而希特勒執政之後，其取消凡爾賽條約乃不經協商及國聯之合法程序而採片面毀約的手段。

在一九三二年國聯主持之軍縮會議中，德國代表對取消軍備之片面限制一事提出強硬的要求。英法諸國不肯接受德國的「軍備平等」之原則，德國遂於一九三二年正式退出國聯。翌年希特勒宣佈將德國的正規陸軍自十萬增至三十萬。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來了一個恢復陸軍徵兵制的宣言。同時條約禁止配置的坦克車、重砲、軍用飛機諸武器也公開使用了；此外又開始新海軍的建造程序。是年六月，英國與德國締結海軍公約，在英德海軍三與一之比例上，英國承認了德國新海軍之建立。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薩爾公民投票的結果，以百分之九十的多數，決定了薩爾之歸德。另一納粹外交勝利就是取消凡爾賽條約規定的管理德國內河航行之國際委員會。

一九三六年三月德軍開入萊茵區，同時希特勒帶的片而廢弛了一九二五年的羅

迦拿條約，因為那條約承認萊茵區之非武裝化。一九三八年春德國吞併了奧大利。至一九三八年九月，來了著名的慕尼黑協定，翌年春天，又吞下整個捷克共和國。至此凡爾賽體系整個完了。

凡爾賽條約的一部分是法蘭西敢放棄的，如萊茵駐軍之撤回，賠款之取消，平等原則之承認。但希特勒登台以後之摧毀凡爾賽體系的行為，法國對之，如何對付的呢？從下面的幾段歷史故事中，可以看出德法兩國盛衰之理來。

甲 薩爾歸德

據凡爾賽條約之規定，薩爾區在歸國聯治理之後的十五年，人民應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決定：歸德，歸法，或維持原狀。投票的日期規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前此一二年，有些所謂預言家，預言一九三五年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年，理由之一就是薩爾投票時之德法爭執。其實這些預言家是過慮了。當時的法國外交當局賴伐爾，一反前任外長巴爾都之所為，打定主意，對德讓步。希特勒曾經表示，薩爾問題一解決，德法之間的領土爭執可以一掃而空。巴爾都原來準備在薩爾問題上，顯些眼色給德國看，至少要予德國以精神上的打擊。他還是資助維持現狀派以金錢，希望藉此可以多得些方面的票數。賴伐爾却不然。他唯恐在薩爾問題上惹出麻煩。他認為薩爾問題一解決，立刻與德國

講求共存共榮之道。巴爾都準備在必要時派遣法軍開入薩爾區監視投票。賴伐爾都絕不敢冒此大不韙。萬不得已時，他準備派遣法國警察（最好是諳普魯語之勞倫省法區警察），但絕不致於派進憲章。所以在一九三四年年內高爾斯登及院會議中，當英國、意大利、荷蘭、瑞典的代表官稱願意合組國際警備隊開入薩爾時，賴伐爾真是喜出望外，如釋重負了。巴爾都怕不會接受此項辦法吧。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上半月，舉世人士的目光集中於薩爾。來自世界各處之新聞記者三百多名雲集於薩爾首府蒙布律堡。蒙布律堡是一個中等的德國式都市。在這期間，當局禁止人民懸旗。但商店的窗飾起着與旗幟相同的作用。窗飾的內容全是希特勒以次的納粹要人的照片及半身銅像。書舖中陳列着「我的奮鬥」一類的納粹經典。音樂店舖中無休止地開奏「薩爾是德國的」的唱片。市立戲院中演出席勒的名劇「威廉泰爾」。恰巧這時候全城大雪沒胛。街頭巷尾，村落曠原，到處有童子玩雪車塑雪人；一切佈置成道地的德國情調，以打動一般人民的故國之思。

薩爾人民要在歸德、歸法與維持原狀三者之間，決定其取捨。主張歸法者事實上絕無僅有。凡薩爾人都是渴望回歸德意志之國的。但有百分之三十以上之居民屬於社會黨及其產黨。爲着害怕希特勒的政治迫害，他們贊成暫時維持現狀。他們組成「自由陣綫」以與主張歸德者之「德國陣綫」相對抗。他們宣言：他們願意回到祖國的懷抱，但須俟希特

勒政權崩台，德國人民獲得自由之後。國聯洞悉這種情形，事先曾提出兩種辦法。第一、投票的結果，如失敗的一方票數百分比相當大，則可以割薩爾為兩部分，使人民得擇地而居。第二、此次投票結果如不能歸德，將來可以再來一次公民投票。德國方面自然會誓死反對這兩種建議的。

德國陣線的活動真是如火如荼，遠非自由陣線所能望其項背。納粹宣傳冊子及報紙泛濫全城，但市面也就很少見自由陣線的書籍、報紙。一則自由陣線中人經濟上沒有後台，第二他們備受納粹黨人之恫嚇，即報販書販也不敢輕易在街頭露面。國際警備隊負責維持投票時之秩序，保護投票者之自由；對於事先之個別恫嚇並不顧問。

一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投票開始了。

這一天，全城積雪數寸，一派冬天的好景象。街頭熙往攘來，投票站人頭擠擠，好像過着快樂的聖誕節一樣。大小汽車，不斷往返疾駛，這是德國陣綫用以迎送投票人的。有很多有投票權的薩爾人不遠千里自德國乃至海外趕來，備受德國陣綫之優渥招待。

是日晚上，全城火炬通明，德國陣綫已在預祝勝利了。

載着投票箱的貨車，在英國兵嚴重保護之下，馳赴開票之所——城中的一個公共大廳。十四日，星期一，上午五句鐘，開始在這大廳中開箱計票。附近英軍密佈，走廊中衆

目瞭瞭。但見有一羣票紙愈積愈高，其他兩疊，黯淡無光，薄薄一層而已。

次日清晨，公民投票委員長曾主席宣佈了投票結果：歸德者百分之九〇・〇八，維持現狀者百分之八・八七，歸法者・四・，廢票・四七。

結果一宣佈，全城教堂中鐘聲大鳴，半小時全，大街小巷，悉成旗幟之海。熹微時籠罩全城的薄霧方纔消失，陽光照處，出旗光輝耀目。商店閉戶誌慶，汽車插着纓徽，招搖過市。街頭嬉遊狂歡的人民高呼希特勒萬歲。

公民投票的結果，歸德派勝利，這是人人如此預料的。但社會黨共產黨人佔全體居民百分之三十，何以投票維持現狀者僅得百分之八？納粹的宣傳工作，威脅手段，做得到家，這是一小部分的解釋。更大的理由是：血濃於水，民族至上。有希特勒也好，沒有希特勒也好，德國總是他們的。回歸德國再說，希特勒是次要的考慮！

三月一日，薩爾重入德國的版圖。

乙 德國重整軍備

薩爾問題一解決，賴伐爾如釋重負，以為從此天下太平矣。但不久他竟失望了。因為，薩爾投票一過去，德國報紙立刻猛烈攻擊法國。兩月之後，在三月十六日，星期日那一天，希特勒公然撕毀了凡爾賽條約之第五部分，在德國重行徵兵制。

在三月十五日，法國衆議院通過了政府所提延長兵役期的法案。這法案包含兩點：第一、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中被召入伍者，兵役期間自一年加長爲十八個月。第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及在以後的四年中（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應徵者，兵役期間自一年加長至二年。兩年兵役制的用意在於補救「尋兵年」兵員之缺乏——由於第一次大戰中壯丁之大量死亡，這些年頭入伍兵員之數目銳減，故稱「尋兵年」。這法案社會黨及共產黨猛烈反對，即一般法國民衆對之也並無好感。法國人民一向不以服兵役爲榮，但視之爲一種不可逃避的苦役，其時期愈短愈妙。但結果這法案總算是通過了。次日希特勒即以此爲藉口，恢復了德國的徵兵制。但法國人明白，這不過是藉口而已：即使兩年兵役法案不過過，希特勒的那一着還是不可避免的。

希特勒此舉在法國引起的反響是狼狽而不是驚駭。在軍事上講，這是無關宏旨的。因爲德國之重整軍備，久已成爲公開的祕密。假在外交上講，問題是相當嚴重。希特勒悍然片面毀約了，看法國怎麼辦？

賴伐爾的辦法是「辭門」。他訓令法國大使分向英、意兩國政府接洽，希望能召集一個三強會議。同時法國左右兩派都開始感覺到對蘇聯撈手的必要，認爲賴伐爾應提早莫斯科之行。

不願英國的反對，法國對德國之毀約行爲，向國聯提出了仲訴；而法國的抗議也列入

於四月十一日在斯特麥薩舉行的三強會議之議程中。

斯特麥薩會議的結果是：英意會合宣言，鄧真申明其對羅迦華條約之担保義務。議決案三點、包含：1. 法國對德國之廢棄凡爾賽條約，在國聯提出伸訴，英意在國聯行政院中，應取一致行動。2. 軍仲維謙與大利獨立之必要……3. 對德之毀約表示遺憾，但願意在限制軍備上對德作成協定。

最後英、法、意三國聯合宣言：「在以一切可行方式反對足以危害歐洲和平之片面廢約行動一點上，意見完全一致」。

幾天之後，國聯行政院通過了一個空洞的譴責德國案，公案就此了結。

丙 德國之萊茵兵

經過了長期的談判，長期的躊躇，賴伐爾終於在五月二日簽訂了法蘇公約。法國的國論，無論左右，對這公約大多是贊成的。左派譽之為對「集體安全」之一大貢獻，右派則稱之為對法國安全之一大貢獻。這公約實為賴伐爾訪問莫斯科的產物，出自賴伐爾的手筆，相簽訂以後，賴伐爾又失悔起來。依照法國的憲法，那公約應該可以由總統立刻下諭批准。賴伐爾却故意推延着。最後將這公約提出於衆議院，而右派人士則在議院中猛烈反對。賴伐爾及右派人士對這公約何以變不成於先而反對於後？主要的原因……他們不能忘情於對德和親，因而不惜對蘇冷淡。

公約提出於衆議院後，德國報紙猛烈抨擊，認爲與羅迦拿條約相抵觸，其實法國本身不用說，英意兩國的政府以及公法學家都以爲這公約無違於羅迦拿條約。

公約的提交衆院後，辯論於二月十三日開始。贊成反對，各執一詞，辯論六次，僅於二月二十七日以三五三對一六四票而通過批准。希特勒便以此爲藉口，於三月七日，進兵萊茵非武裝區。三月十二日，法國參議院以二二六對四八的絕對多數，批准法蘇公約。

自法律的意義言，德國進兵萊茵，不就是進兵法境。但從軍事的意思言，情形就大不同。萊茵左岸以及右岸五十公里地方是德軍侵入法境之跳越板。所以，用福煦將軍的話，這區域是「維持和平之必不可少的保證」。他堅主在德法萊茵左岸建立一緩衝國，永久由聯軍駐防。福煦的主張，在巴黎和會中反映着克雷蒙梭的要求。英國不贊成法國的提案。最後由威爾遜總統提出折衷案，由英美兩國共同保證，在法國無端在這方面受德國攻擊時，英美予法國以軍事援助，同時法國則撤回其原來的要求。當時法政府及人民認英美公約爲不成問題，但事後美則根本未曾批准，因而英國的保證也隨之落空。一九二五年成立了羅迦拿條約。該約最初由德國向法國建議，迨簽定成立時，有德、法、英、意、比五國參加。在這公約中，五個國家共同保證德法與德比之間的邊陲，德法比三國同意除自衛外，不攻擊或侵入別國領土，並對於雙方邊境彼此間的一切爭端。這公約包含德國與法、比、捷、波之間的仲裁條約，又附有法波、法捷人之間互助協定。所以根據羅迦拿公

約，德國自動放棄德國第一次大戰中喪失於法比之手的領土，並放棄其武裝萊茵的權利，以換取法國之放棄控制萊茵並削弱德國的企圖。克甫蒙梭與普恩加齊的信徒們對這公約並不熱心，以為這公約又將成爲英美保證公約之續。德以白里安爲首的大部法國輿論却歡迎這公約，以爲聊勝於無，不失爲一種辦法。

三月七日十一點鐘左右，報紙一出，巴黎人士宛如乍聞晴天霹靂：「德軍開入萊茵」，報紙上刊着這個大標題。他們仰首晴空，皇皇然唯恐精禍即將飛降。「戰爭？」「動員？」「英國態度怎樣？」他們奔走相告語。英國大使館中人聳聳肩說，「不，你不能使英國動員，爲了德國人開入——德國境內」。這一天雖是星期六，但午後議會休息室中，議員與記者，人頭擠擠。議員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大致可以「英國怎樣？」的一個問句概括之。——英國怎樣，不是法國怎樣！同一天的下午，內閣與將領們會議。有人主張立刻動員，壓迫希特勒撤軍，並因此而促成希特勒政權的崩潰。但有些部長們却問：「英國態度怎樣？」「聯盟怎樣？」等何自出？大家詢問甘末林的意思。他說，局部動員不用，總動員勞民傷財；如果政府無難兵萊茵之決心，這筆賬何從報銷？

結果，政府決定加強邊境防事，增添馬其諾成兵，結集空軍於邊陲附近；最後——向國聯行政院伸訴。

希特勒之進兵萊茵，德國陸軍參謀部是不贊成的，實在是一種行險僥倖之舉。法國之

坐視不助，大部份是由於英國的態度。英國當時的輿論幾乎全體是袒德反法的。「德國人開入德國境內」，他們說。英國人所創鑄的「羅迦拿精神」一語，他們却一筆不提。當時能先知先覺，力持異議者，唯邱吉爾等極少人數。——彷彿是吶喊於曠野中的聲音，絕少有人應和。但法國人對關係自己民族安危的大計，為什麼要催英國之馬首是瞻？事後有一位英國要人，以談諧口氣繞論此事：「法國人真是笨伯。你要親一女郎的吻，難道你請求他同意後纔動手嗎？你問英國同意不同意動員，英國當然不同意。但法國一動員，即英國人是富有折衷精神的，他們一定會提出折衷方案，壓迫希特勒讓步。戰爭是不會有的，因為德軍還沒有戰爭的準備」。

萊茵進兵，在英國人看來，雖說是德國人開入德境；但就法國的國防觀點說，那是法國的一道防線之被攻陷。萊茵不設防，德軍對奧大利，捷克不能開刀，對波蘭也不會動武。依當時德法軍力的對比論，一旦兵戎相見，一般人都以為法國可操必勝之券。但是法國不能當機立斷，就在法國舉行閣議討論此事的那天，華沙的法國大使電告本國政府，說如果法國出兵，波蘭軍隊，願取一致行動，法政府的回答是「不」！

接着國聯行政院集議於倫敦。會議中法國代表佛蘭亭，曾經以離開倫敦為恫嚇，也曾經失聲歎泣過。但結果是法國全盤的失敗。沒有經濟制裁，沒有象徵撤兵，一切沒有，除了空洞的譴責德國。法國由歐陸霸王一降而為二等國家。

丁 德奧合併

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吞奧下了奧大利，德奧人民同文同種，純從民族自決的見地言，要沒有希特勒的鯨吞強奪，奧國之歸附德國，自然未可厚非。但就軍事上講，則奧大利之併入德國，對法國實為一種威脅。這合併不但大大好增強了德國的人力物力，而且對法國的盟友捷克構成包圍的形勢。凡爾賽和約中對德奧合併以明文規定禁止者以此，一九三一年之德奧關稅同盟，經法捷意諸國之嚴重抗議而作廢者也以此。

如果沒有意大利的障礙，希特勒之吞併奧大利一定要提早些時間。意國也是視奧大利為禁樹的。德奧關稅同盟，意大利也曾參加抗議。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奧國總理陶爾夫斯被殺的那一場政變中，希特勒之所以未能將奧國一口吞下，主要的原因是墨索利尼之陳兵意奧邊境。所以奧國問題，成為柏林羅馬軸心成立之障礙。其後墨索利尼因有求於希特勒，所以忍痛將奧大利讓他人之慨，奧國失却了靠山，只好接受英國勸告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簽訂德奧協定。根據這一協定，德奧雖無合併之名，而已居合併之實。但希特勒猶以為未足。在一九三八年五月，納粹黨徒在奧國鬧得如火如荼，當時的總理許士尼格為對付此局面起見，宣佈定期舉行公民投票以取決奧國之獨立問題。希特勒即於十一日致哀的美敦書於許士尼格，叫他展緩舉行。對於這要求，許士尼格是屈服的。但第二個哀的美敦書隨之而來。要求許氏辭職。許氏為避免刀兵之禍，再度屈服。但結果德國軍隊還是開入了

法蘭西與奧國之關係，不設法阻止。事變既起，不獨有所要顧。除了捷克，德奧國一
去，德國的勢力陡然坐大。它與意國、匈牙利、南斯拉夫成爲接壤。幾成爲戰勝德奧意三
國同盟形勢之復現。它大大加強了德國對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對希臘、土耳其的經濟
控制。而最重要的後果是，捷克藩籬盡撤了。

戊 慕尼赫之變

在奧大利被吞之時，一般人早有「奧國第一，捷克第二」之預感。固然，不久問題發
生了。是所謂蘇台德問題。在那區域中，有着不少的德國人，希特勒即以民族自決爲名，
要求德國之佔有斯土。在種族的觀點上講，大多數蘇台德區德國人願背歸附德國是不成問
題的。但巴黎和會爲什麼決定把蘇台德歸諸捷克呢？

蘇台德境內，有着一個很險要的山脈。這山脈爲捷克所據有，捷克即很容易抵禦德
國的侵略。反之，如這山脈落在德國手中，則德軍隨時可以長驅入捷克。巴黎和會以後，捷
克在蘇台德區，建立了強大的防禦工事——有小馬其諾防線之稱。所以捷克成爲阻中德
國藉藉歐陸的中流砥柱。「誰握有波希米亞，誰就成爲歐洲的主宰」，俾斯麥的這句話至
今不失爲至理名言。捷克的存亡，對於各個歐洲國家決不是奏越不相關，尤其對法國。捷

克共和國是法國在戰後煞費苦心結成的同盟體系中之唯一可靠的份子。它是法蘇合作上最重要的橋樑。因此以前法國會一再鄭重聲明，法國決不坐視捷克之受人威脅。

蘇台德糾紛一起，英國的立場是張伯倫的老牌，「以地事秦」政策，法國照例是甘爲英國的尾巴。捷克對蘇台德區的德國少數民族，一再退讓；退讓到遠超過對方原來的要求，捷克的每一退讓都是由英法迫出來的：兩個裝出捷克友人的面貌，每次總以「撤回援助」要挾捷克之退讓。而捷克每退一步，總以「從此可以得到英法援助」自慰。但到頭，捷克從英法手中得到的不是援助而是慕尼黑。

慕尼黑會議的情形是與巴黎和會頗成趣的。英、德、法、意四強在會議中決定了宰割捷克的辦法，硬交捷克接受，而不容其置喙，正像當年在巴黎和會中，戰勝國家將議和條件決定後令德國接受一樣。不過這回捷克根本不是戰敗國！捷克的外交部長馬沙烈克曾手撰備忘錄，述當時英、法對待捷克的情形極其慘痛。

捷克代表二人於九月二十日下午三小時搭乘飛機出發至慕尼黑。到達機場時，受到犯人一般的歡迎。「我們被導入巡警汽車中，由德國的秘密警察作伴，駛往英國代表下榻的旅館」。七點鐘時，一位英國代表團中人與德金趕去與他們兩人會晤，談話間隱約指出協定的輪廓。他們兩人自然有所稟訴，但郭德金反而埋怨捷克不發諒英法處境之艱難及英法

精神之羸弱與衰弱。

「卡羅靈在右，郭德金引我倆會見威爾遜爵士。」威氏將發定大綱告誡聽，並交與他們一張凡埃談立刻由德軍佔領的地點，都已鑄刻出來的地圖。對他們兩人所提出來的問題，英方顯然不願回答，置若罔聞；鄭重聲明，那計劃英國是贊成的。郭德金用極嚴重的聲調說：「假使你們不接受這計劃，你們必須直接同德國解決一切。法國人也許會把這話說得更漂亮些，但，請相信我，他們完全與我們同一主張」。

深夜一點半時，捷克代表又與英法代表會晤了。在座者有張伯倫、達拉第、威爾遜、賴加（法）、郭德金，以及兩位捷克代表。「空氣是令人窒息的；罪犯的判決書快要宣讀了。法國代表面有愧色，似乎自知法國之威信將因此而掃地」。張伯倫將協定約略介紹後，將全文交給捷克代表，叫他逐條朗誦。讀至有些地方，捷克代表提出詢問，英法代表逐一加以答覆。在討論至比較次要的問題時，「張伯倫毫無顧忌的頻頻呵欠；我問達拉第及賴加，他們是否期望捷克政府發一宣言或發一對那協定而發的覆牒。達拉第顯然面有難色，默然不語。但賴加却回答說，四國的政治家餘暇不多。他故意補充一句，他們並不期待我們的答覆，他們認為那計劃已被接受……」

「對於我們的判決書，我們獲得了一個足夠殘暴野蠻的解釋，而那解釋乃出之於一位法國人之口，沒有伸辯的希望，沒有輕減的可能……」。

捷克的存亡對英國利害並不切膚。在張伯倫看來，捷克是遠處的一個小國而已。但在

法國則不然，捷克沒有，法國的東歐同盟也就跟着完了。當時法國如果對德國作戰，英國不致參加，但法國可以獲得蘇聯，捷克、羅馬尼亞的助力，西南兩面夾擊德國。勝負之數雖未可知，但決不會像日後之一敗塗地。這次慕尼黑會議把蘇聯摒之門外。蘇聯在這次吃了慕尼黑虧，從此有日後的外交轉向。

慕尼黑以後的爭論中，歐洲人士頗有安全之感。但這安全感是假的，因為在九三九年春天，希特勒又動身起來，把整個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吞併了。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達拉第還批准過德法友好宣言呢。到這時候，他纔知道上當。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在參議院中答辯詞中，他大發疾呼地說：「慕尼黑協定嗎？被破壞了。德法合作宣言呢？也在精神和字面上同樣地被踐踏了。」

但是太晚了。

吞下捷克後，希特勒立刻驅迫立陶宛，交回米美爾。第二個月中墨索利尼吞併了阿爾巴尼亞，凡爾賽體系的全部被炸毀了！

第四章 法蘭西之戰

法國一八九九年九月三日對德國宣戰，鐵諺而短小的甘末林將軍，受命為聯軍統帥。他採取守株待兔的戰略，力排出師猛攻尚未完工之齊格菲和防線的建議，坐視波蘭之敗亡而不救。他說，他要吝嗇地使用士兵的生命。「我們的戰爭，祇是一種防禦的戰爭，用以消耗德國，使之衰竭」。所以在宣戰以後的八個月中，西綫按兵不動，平靜無事，成為宣而不戰之局。五百五十萬的法國士兵，在前方防地皆作撫髀之嘆。「戰爭何時開始」？他們會發出這種疑問，以與後方人民之「戰爭何時結束」？相映成趣。

甘末林的這種主張，後來逐漸不為其本國政府所同情，甚至也引起英國當局的非難。不過，這種呆守不動的戰略，責任不應全部推在甘末林身上。魏剛將軍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法國軍事機構的文章，指出法國之全部軍事機構，實以防禦為主眼。所以缺乏攻擊精神的不單是法軍的統帥，而是法國的武器配備，士兵訓練以及戰略概念。法國人並不贊同大砲比乳酪更為重要的主張，在過去十五年中，秉政者從不肯寬籌經費以建立適宜於攻之用的機械化配備。所以最布裁衣，甘末林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在。

但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的早晨，甘末林將軍終於在其巴黎近郊的總司令部向身旁同僚佐口語如次的對全軍的訓詞：「自十月以來我們就瞻望到了的攻擊，今晨已經發動了。」

德國人開始與我們作生死的搏鬥。現以三字爲法軍及其同盟者約：「勇、力、信」。

這一天嘉微時分，納粹德國開始了對低地國家的法國的閃擊。就在一天，以及這以後的兩天中間，同騎軍隊向荷、比、盧森堡兼程應援。沿途因難民擠塞，行軍十分遲緩。

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德軍就突破了在列日以北的金城湯池一般的厄柏愛末爾的比國防綫。而德軍之渡過阿爾倍運河猶在荷比境內的同盟軍據守陣地各就各位之前。於是荷蘭陣地崩潰。比國之亞爾內斯以險要著稱，爲德國之摩托化部隊，於八小時以內自後而包抄而失陷。突過亞爾內斯以後，德軍與懦弱無能而態度可疑的高拉普將軍的法國第七軍團，在繆斯河上的色當相遭遇。

五月十四日德軍迅速渡繆斯河，註定了整個低地國家戰役的命運，因爲撤調到這裏來應援比軍的兩個法國軍團一個英國軍團的全部交通給養，均有被切斷之憂。就在這一天，荷蘭眼看大勢已去，英法愛莫能助，只好宣告投降。

德軍已突入法國境內了。法國勁旅，大部于役比利時，內部空虛，倉猝間不及撤調大軍應戰。於是德軍猛烈推進，如入無人之境。法軍連被壞道路，安置防禦坦克的障礙物，餘暇都沒有。沿途各堡壘中六個月來堆積如山的軍火糧秣，原封未動的舉以資敵。有一德國突破法國部隊，把他們切爲幾段。德軍甚至佔領了法軍司令部，用電話發出退却的命令；然後割斷電線，使法軍各部隊，迷失在鄉野間，彼此不通消息，局部的各自爲戰。於

是士兵棄甲曳兵，混在難民羣中，狼狽逃竄；而德軍則以旅行者的速度，兵不血刃的繼續推進。

甘末林及其參謀僚屬目瞪口呆了。五天的戰爭把甘末林的計劃，全盤粉碎。

巴黎陡然緊張起來。五月十七日邱吉爾趕來巴黎與雷諾、達拉第、甘末林密議對策。翌日達拉第辭職，雷諾繼起組閣。並任命「凡爾登英雄貝當」為協理。五月十九日，魏剛將軍受命於敗軍之際，代甘末林掌握同盟軍的軍符。五月二十一日，魏剛率親信一人親蒞機至敵方陣地視察，途中為德機所襲擊，幾瀕於危。魏剛回到巴黎，向雷諾的報告是：「情勢出乎意料的惡劣」。就在二十一日那一天，正當佛蘭德區域中的同盟軍引軍疾退之際，德國的裝甲師團，用迂迴的方法，將北部的同盟軍緊緊包圍起來。

對於魏剛之繼起為統帥，世人寄之以頗為熱烈的期望。甘末林敗在株守挨打，而魏剛是前線大將之化身，是攻勢戰略之象徵。果然，魏剛在巡視途中，就擬定了一個大規模的進攻計劃：英軍在南，法軍在北，同時發動攻勢，希冀突破索美河的德軍陣線，以解北部的盟軍之重圍。但在總攻發動以前幾小時，比王宣告投降。事先英國軍隊的行動，已不遵照盟軍統帥的節制，雙方步調未能一致；至此英軍即移向海岸，在鄧幹克解纜遁去。法軍陷於孤立，只得步英軍之後塵，決定登船。同盟軍撤退工作於六月三日完成，遺棄了四個軍團的軍實，若干萬的俘虜給德國。魏剛私下對人說：「在軍事上，局勢是無可救藥了」。

六月五日，德軍向索美河總攻，法軍之戰，於以屢開。先是在五月二十九日，魏剛於閣議席上宣稱，他認為索美之戰，乃是法國最後可能的一戰。他將竭所有的人力物力作孤注之一擲，絕不允許再作退却；「在現代戰爭中，因為追兵行進迅速，撤退軍隊損失極大。撤退不能節省軍備，且有一瀉千里，不可收拾的危險」。六月一日，魏剛又將此意告訴邱官爾，切盼英國多派援軍。

魏剛將軍將其諾防綏後方以及阿爾卑斯山與意國交界處防衛部隊，凡可調之師數調一空，共得四七師團，以為實城借一之計。但同時德方在這場大戰中所使用的兵力由四十師增至六十師，再增至一百二十師，最後增至一百五十師。以敵衆，以勞待逸，以弱敵強，於是那不可避免的命運瞬即降臨。至六月十日，德軍離巴黎僅有三十五英里。德軍自東自西，鉗擊巴黎，至六月十四日兩個鉗子會合於巴黎——巴黎陳門迎敵了。法國軍隊向南潰退，或由城中突出，或則繞城而走。同時德軍追亡逐此至於海濱，並向馬其諾防綏後方進發。

德軍巴黎受降之日，也即是攻克哈爾濱之時。而一向公認為金城湯池的馬其諾防綏，北端之重鎮蒙特美第與凡爾登，亦以受西來德軍之包圍而淪陷。同時法軍大部又越過雷茵河險諸地，展開了最後方整頓包圍馬其諾防綏的大迂迴。

這時候，馬其諾防綏的守軍約有二十七個師團，共約五十萬，都稱精銳，法國北戰場

一潰，魏剛自應考慮棄馬其諾防線以維持一部分精銳實力以及一部分堆積如山的軍實。他就徵調一部分守軍至第戎附近，以守衛亞爾河上的新防線。魏剛明知法軍已無捍衛防線的力量了，但軍人的天職是作戰，不是投降，於是來一個「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掙扎。

德軍在亞爾河上突破了一個空隙，於是大隊潮湧而入馬其諾防線。另一枝軍隊又在另一處地方越過了萊茵河，一直橫掃到亞爾薩斯。敵國的機械化及非機械化部隊向兩疾進，「有若彼此賽跑」，德軍的一個公報上這樣說：守軍全體棄甲，造成了歷史上稀有的一次集體投降。

只有在海峽，德軍自雷納河撤退的情形還不頂壞，英國的新道遠征部隊，源源而來。有些士兵曾經參加過挪威戰役，有些是鄧幹克一役的子遺。他們一登岸立刻趕上去攔截德軍的狂潮。但當他們到達前線時，前線早已土崩瓦解。法軍潰不成軍，早成烏合之衆。德國的機器腳踏車偵察隊及裝甲車隊可以在法國軍隊中間橫衝直撞，不受絲毫阻礙。至此法國真無「可用的利器」了。法軍不是撤退而是潰敗。官長們携帶家眷和財產逃往南方。無數給養汽車夾雜在士兵隊伍裏面，從戰場向後方開行。沒有一個長官在指揮。各式軍實委棄道旁，堆積如山。士氣一敗塗地，成千成萬的士兵棄甲曳兵，垂頭喪氣地在路上流蕩，還要回到自己的田園家鄉去。以前法國的軍事當局，以爲敵人大軍深入，總有一天會步驟一亂，出一大毛病，例如給養及軍火不夠。但德國軍隊，有進無退，根本就不必顧及給

養軍火。汽油通過銅管追蹤而來——現代的掘壕機器可以極迅速地在地下連接鋼管。雖然被飛機炸中時稍有損失，然而一根八英寸口徑的鋼管究竟是一個極小的目標。食糧另有大量的廚具汽車供應，每一架車子上都備有幾日之糧。軍火則主要車貨車輸送。

過去有世界無敵之稱的法國陸軍，在大戰開始之後的第三十八天於巴黎南部，全部崩潰，舉手乞和，又過了九天，全部拋下武器向敵人屈服。一幕近代史上空前鉅大的戰爭於以閉幕。

如果有人要以臨陣不勇苛責法國士兵，他首先應該為法國士兵設身處地一下。參加法國北部戰爭的老兵以為在那裏作戰兩小時中所受的痛苦與恐怖，要遠過於一九一五年死人七十萬的凡爾登戰役的全部二百九十九天。司屠下轟炸機以每小時四百三十五里的速度，帶着碎人心肺的噓聲彈垂直地俯衝下來；無窮無盡一波跟着一波的攻擊轟炸機在三百尺的低空傾瀉下炸彈。震耳欲聾的二百噸坦克車的轟轟聲淹沒了戰場上的一切嘈雜。裝成農民甚至女人的降落傘部隊如雨而下，在法軍後方的村鎮殺人放火；穿着胸甲的機器腳踏車兵和噴火坦克車在法國戰線後面造成惡毒的地獄。鋼發炸彈夾雜着延期炸彈從上空倒在法軍陣地上；裝甲摩托部隊的兩點一般的機關槍彈掃射着他們；迅雷一般的砲彈，手榴彈不時在他們中間爆發。他們的週遭是煙、聲、死的世界。

在法國向敵人屈服以前，短小轉悍的雷諾會一再向英美兩國在無線電中作秦庭之哭。英國首相邱吉爾及外相哈里法克斯，於法國宣佈放棄巴黎以前，給予雷諾的答覆是：英國的充防衛本國之用的每一飛機、坦克、大砲、機關槍、步槍、炸彈、子彈……及每一士兵但凡是可以用運送者，立刻調赴法國。英均要悉索敵賊，在經濟上、軍實上援助法國。在雷諾時，邱吉爾會應雷諾之約，飛來會商。邱吉爾頗為當時的情形所打動：「請再支持四十八小時，今晚我將派遣一千架轟炸機前來，儘可能再把軍隊與軍實送過來，先得阻止德軍的前進」。兩夜之後，五百架轟炸機自英國飛來，但未能擊退德方的進展，在法都遷往波爾那後，雷諾會電辭給邱吉爾，請他來波爾那作最後一次聚談。邱吉爾不允前來，但稍後曾提一新建議，主張組織英法聯合政府，在戰爭期間，治理兩國人民。法國關員中對此主張搖擺最力者是戴高樂將軍。反對者則謂此項辦法，適足使法國淪為英國之附庸。

對於美國的羅斯福總統，雷諾的吶喊是這樣的：

「我們的戰鬥，痛苦與日俱增，如果我們不能望見在前途（即使在遙遠的前途），共同勝利之希望與日俱增，則我人之繼續抗戰，實屬毫無意義。……」

「有這必要：敵天的飛機大西洋的彼岸飛來助戰，壓倒控制全歐的惡勢力。」

「我們雖遭敗挫，民主國家的力量仍然是巨大的。我們有權利可以希望，把全部力量

第四章 法蘭西之變

懷出來的日子已經到了。……全世界的人士必須明白法國的苦難。全世界必須明白他們對法國負了多少債務。償還這筆債的時辰已經到了」。

「這齣齣傷的法蘭西有權利仰望其他民主國家而這樣說：『我們對你們有所要求之權利』。凡有正義感的人，不會否認這一點。但同意是一事，行動又是一事。嗎？我們知道，『理想』在偉大的美國人民生活中佔着何等崇高的位置。難道他們還躊躇着不敢對納粹德國宣戰麼？」

羅斯福總統的問答是：有權力可以宣戰者是國會而不是他。除了「派兵」，其他的援助，美國將唯方是視。——一派空頭同情，別無具體辦法。雷諾事先曾經告訴胡白倫總統，在法國屈服以前，他自己一定辭職。雷諾不得不辭職了，繼之者為貝當老將。

在索美河之役，一師蘇格蘭軍隊，在索美河入海處的亞布威首先潰敗，德軍即乘隙而入。魏剛知事不可為，一面着手重佈新防線，一面警告政府立刻撤離巴黎。六月九日深夜，各官署機關前車六馬，裝着檔案文件，向都爾馳去。

六月十日雷諾偕魏剛出逃前線，二日後回總司令部。兩人之間，展開了劇烈的辯論。魏剛的結論是：「什麼都完了，我們必須立刻停戰，以避免更惡劣的遭遇」。

六月十一日意大利宣戰。翌日雷諾回都爾行都，與協理貝當爭辯一場。貝當之堅持停

戰，態度尤甚於魏爾。雷諾力主抗戰到底，他指出法國的靈魂尚未消失。

在閣議席上，雷諾軍仰他的不情任何代價繼續作戰的主張。對這主張擁護最力者是魏高樂將軍，他主張將政府遷至勃拉東區，因為那裏地形險要可守，且能從海上獲得物質上的供應。此外海軍部長及航空部長則主張都至北非殖民地。但貝當都以為這些辦法都是無補大局。

當夜由勃白倫總統爲首，在總統行邸再度召集會議。其時都爾全城慌亂，入夜燈火絕無，但街上有的是裝載難民的車輛。會議再開，魏爾將軍自外闖入，臉色慘白：

「諸君」，魏爾緊張的聲音打破了室中的沉默：「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是個敗軍之將，是個不榮譽的軍人。你們了解除武裝外，別無第二條出路了」。

當時與會諸公，有的失聲痛哭，有的淚下沾襟。

那夜陸軍佈巴黎爲不設防城市外，他無決策。同時以海軍着着前進，都爾已受威脅，而且空襲頻繁，故準備作第二次的遷都，這回是以波爾都爲目的地。

在波爾都，議員及各級公務人員蟻聚，都皇皇然如慮天之將傾。銀行家，實業家，商人，作家以及他們的太太或情婦都準備再作逃亡之計。各部部长走投無路，如坐針氈。他們的每天開議數次，每次是兩到五小時。貝當皇帝等，開會中應酬的人員見增多。議員們也多贊傾向於雷諾的主張。

六月十六日下午，貝當協理內閣會議中獲得一確切的決定，遂再度召集閣議，由勒白德總統主席。總統也贊成貝當主張，要求閣員迅作決定。於是主和派獲得勝利，停戰之議以定。雷諾立刻辭職。是日午夜，總統授命貝當組織新閣。

在一個雷電交加的深夜，貝當向國人發出廣佈演講：

「我在今日，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告訴你們，我們必須停止戰鬥」。

「我已於昨日向國人致送關節，詢其能否以軍人與軍人的資格，與我會見，並榮譽地寬取一停止戰爭的途徑」。

貝當的求和申請，是經由西班牙的佛朗哥送達德國的。貝當曾任駐西大使，與佛朗哥有師生之誼，交情頗篤。但希特勒的回答是：放下武器，否則全部殲滅。他於六月十八日（拿破崙滑鐵盧大敗的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日）邀請其盟友墨索利尼赴慕尼黑協商其事。據說，德國對法國的哀的美敦書是：無條件的投降，不是榮譽的停戰。同時，法國「所自召」的戰爭，仍然繼續着。法國當局對這種待遇，曾作微弱的抗議。新任外長鮑思說：

「我們永遠不願接受恥辱條件。……法國全民將會知道怎樣自處的」。

六月十九日，接得德方的答覆，要求法政府將商議停戰的全權代表名單開去。法方遂派陸軍大將洪辛格爾空軍大將貝日雷海軍大將雷劉克及前駐波蘭大使諾埃爾為全權代表，

當晚起程與德國代表談判。停戰條件由德方提出，細微處由法方代表略有修正後即全部接受，時爲六月二十二日。德之法委停戰協定也正式簽字。
六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點三十五分，戰事正式停止。

第五章 哀話巴黎

一 歷史從演

德國軍隊於六月十四日闖入巴黎。這是希特勒開始其攻人之國略人之地以來所下的第九個圍都。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計算起，這是第七個京城。

六十九年之前，在一八七一年的正月間，普魯士軍隊開入法國聖地中之聖地，路易十四用以眩耀法帝國偉大之法國阿房宮——凡爾賽宮。自一八七〇年七月開始，半年之間，普魯士人毀滅了拿破崙第三帝國，而巴黎京城呢，終於在被圍四月，羅掘俱窮的情況下豎起了降幡。在凡爾賽宮中，鐵血宰相俾斯麥，御耀目的白色禮服，登長統皮靴，宣佈德意志諸邦之統一，德意志帝國在老皇威廉第一君臨之下成立。

四十九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另一夥人，昂坐於凡爾賽宮的明鏡廳，在聲聲禮砲中，他們簽訂了象徵帝國德意志崩潰的條約。在巴黎是一片狂歡。一八七〇——七十一年的奇辱一洗而空，一九一四——一八年的苦難取得了代價，從此德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法人可以安枕了。

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歷史的車輪，恰恰轉了一圈。稱爲「光明之城」，「西歐民主主義」

鐵之登塔」的巴黎，重見戰騎縱橫。五字國徽，飄揚凡爾賽宮上。

二 總賬一篇

巴黎之陷落，恰在希特勒開始向西線猛攻之後的五星期。他以雷霆萬鈞之力，自五月十日起，疾捲盧森堡、荷蘭及比利時。於是法國糜款萬萬經營締造的抵禦強胡的長城——馬其諾防線，受德人之包圍而歸於無用。接着是佛蘭德之戰，英軍大敗，棄甲曳兵，渡英吉利海峽而歸見江東父老。英國遠征軍宵遁之後，對付德國大軍包圍中艱鉅任務，全部擱在法軍肩上。希特勒會不給予法軍以喘息功夫，於緊臨潰北的英軍之踵而闖入鄧幹克後不到二十四小時，於六月五日鐵鞭一揮，開始了「法蘭西」之戰。

法國疲兵再戰，在器械優劣，數目衆寡大相懸殊的狀況之下，居然能予敵人以重創。然而血肉究竟敵不過機器的，於是法軍土崩瓦解，如山之倒。法國之名城巨邑，或則政治、經濟、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或則在人文上具有令人歌哭之歷史的，接踵落入德軍手中，一若點名時之應到。德國的鐵流在炎炎夏日之下，滾滾而南，直叩「陸上島嶼」巴黎之門。自然界的迅電疾風，全爲人爲電雷風暴所掩蓋。

全世界人舌無日噤，奔走相談論；巴黎會遭遇華沙一樣的毀滅命運嗎？一個綿綿不絕，連着它的一切流風遺韻，殘碑古碣，會夷爲平地，變成瓦礫嗎？德人對這個問題的答

這是：聽法人停頓。如果巴黎設防，德軍一定毫不留情，以對付華沙者對付之。

三 圍城前夕

在巴黎淪陷以前的幾天中，巴黎人士的心境，正與死囚靜候上斷頭台一樣。在六月九日深夜，各政府官署門口，軍士馬龍，執政府的公文檔案，於次日晨霧中疾馳都爾行都。巴黎人於此總算並不過度張皇。在這次歐洲大戰時，他們曾眼見過政府搬家。成千成萬的居民，固然紛紛撤退，但留守不去的，還是照常辦事，照常奔行人道上綠樹蔭下的咖啡桌上喝他們的咖啡。

北方的砲聲愈傳愈緊了。十一日早晨，巴黎人實覺夢覺，發見塞納河下流火燄透漫，濃煙籠罩着整個巴黎的雲天，使他們的視線，幾乎望不穿塵科特廣場。

接着城防當局頒佈準備巷戰的命令。城外一切道路都重軍設防。「巴黎永不屈膝」，報紙上赫然刊這種標題。於是纔開始了真正的居民撤退。各銀行門口人民列隊站立，等候提取存款後遷地爲良。世人挖苦法國人，說他們的特雷索威在總統中或藏在褲袋下，真正這樣做的人有願了。巴黎的特徵聲音——舊式的汽車喇叭聲，報紙叫賣聲——消失了；使得大砲聲聲入耳，格外分明。大部分的商店停止營業，許多的著名旅館，夜總會，咖啡館，均爲虛無聲。老愛爾斯比以飯店，人去蓬蓬，讓美國總理胡六晚報說：君一窺子四口

斷獲的。照理應該給「赤心重傷」一種榮譽獎章。

到了最後關頭，法政府竟決意完全他們親愛的京師，寧可拱手讓予敵人。敗北的軍隊奉命繞城敗走，高射砲卸除，沙袋障礙拆去，巴黎宣佈爲不設防城市，甚至警察的槍械都收繳起來，只讓他們揮着白色的警棍。警察統監宣稱，他的警士仍將守着崗位，並勸民衆鎮靜。

這勸告是多餘的。巴黎已經夠鎮靜了。入夜守兵將城門緊鎖以後，全城死寂，有類龐拜城的廢墟。

這時德國兵已經在城門之內安置機關槍位。美國大使拍電給華盛頓國務院：「德國征服者第二次進入巴黎」。不久大使館門口，添了一位站崗的德國兵。

四 出旗飄揚

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在巴黎歷史上是一個淒苦的日子。一隊三萬人的騎馬的普魯士兵開入巴黎。其中以白雲的意氣，一馬當先者是俾斯麥。六月十四日這一天是同樣淒苦的。所不同者，第一次巴黎是一個愛國的鐵城，這次却是一個空城——三百萬左右的居民，有三分之二以上離城而去，留在城內的居民大都閉戶掩扉，深居簡出。當德軍大隊於清晨開入時，僅有極少數的巴黎人出門觀看。他們默不作聲，看敵人過去。

這次的景象與一八七一年大不相同。當年普魯士兵御羅日的盛裝，戴有毛飾邊的鐵盔，騎氣昂昂的戰馬。這次納粹兵穿的是灰暗的戰衣，而他們的戰馬則為泥濘滿身，彈痕遍體的坦克車與鐵甲車。

但這些新的得勝者進巴黎城循着他們祖先走過的路由。坦克車、鐵甲車、騎騎隊、摩托車步兵、機關槍隊、自北方、西方輾轉而入巴黎，遊行街市。至市政廳，德國軍官正式從法國地方官手中接收巴黎。巴黎警察、消防隊及其他市政部門皆歸交德國人，聽其指揮；而德國軍官即據市廳為司令部。在市政廳前，腳踏着德國哨兵，在其上面飛揚着卐字德徽。德徽也同樣懸舞在高一百六十尺，寬一百四十六尺的凱旋門上，高九百八十四的鐵塔上，以及離巴西南十二里之外的凡爾賽宮上。

德軍還是不斷從北方、西方滾入城，有一部分整步在凱旋門周圍遊行。在場發個法國女子在哀哭，在胸前作十字號。另一部分德國兵，在溫暖的夏日黃昏底下，徜徉於各空空如焉的街道。沒有了可看的東西，沒有歡愉的夜生活，魯佛宮藝術館內寶藏早經搬走，其他博物院中的珍藏也已遷地了。

入夜九點鐘以後，國賊宣佈戒嚴，在黑夜裏街頭唯一的聲音是納粹哨兵沉重的步伐以及戰車隆隆來往聲。

五 滄桑盡興亡恨

「我只信仰法國文化，其他歐洲一切以文化自號者，我都視為假冒。我甚至不將德國文化放在歐內」。這一段話不是法國人寫的，而實出自德國哲人尼采之手筆。尼采的超人哲學對今日的納粹意識形態是大有關係的，而他的法蘭西文化推崇若此。巴黎是法蘭西文化之象徵啊，歐西世界沒有一國不受或多或少之法蘭西影響的。巴黎在文化上取得領導全歐的地位，實淵源於路易十四及其後人。那是莫里哀、拉辛、福祿特爾、盧騷的時代——他們所唱導的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目前正在遭着極權意識形態之否定。在那意義上，巴黎是第二雅典。第一次大戰之後，巴黎的地位雖日見式微，但仍不失為西方繁華之首府。作為西方文明之源泉的希臘羅馬傳統，化身存在於巴黎的典章文物中。巴黎是世界人類文明之總會。你可以自愛碑斷石、街道、語彙中讀出全部西歐文明的歷史。自羅馬時代以降，人類全部文化成就，蒸溜為精華，寄存於巴黎城牆之內。德國人征服巴黎不止一次。但以前的征服者對巴黎所象徵的文明實在不勝其景行仰止之誠。弗烈特烈克大王口操法語，事事效顰巴黎；威廉第二也接受巴黎所象徵的文化遺產。但希特勒是不懂這一套，敵視那遺產的。

巴黎的風光真是說不盡的繁華綺麗啊！栗樹濃蔭華蓋着一切的街道與廣場，寬廣的行

人道上，到處泛溢着咖啡香味，湖沼中滿眼遊艇，各俱樂部在綠蔭下籟爾舞場，美麗繁
 麗的賽納河上，架着精緻的二十四橋，有好整以暇的漁夫在槳頭耐心垂釣。河中的汽艇載
 着如織的遊人，往來於聖克羅古宮公園之間。在不夜的城市裏到處蠕動着快樂的人羣。

巴黎是個能使人人滿意，各得其所的城市。沒有別個城市像巴黎那樣備有美麗、歷史
 與娛樂。這裏有犬馬聲色，也有詩琴。巴黎有着無盡的誘人魔力。萬千海外仕女，不惜以
 涉重洋，每年來一嘗巴黎風味。嘗味之後，跨遍天下名城，再也不能像在巴黎那樣使他們
 稱心快意，流連忘返。若在平時，六月在巴黎正是國際遊人如織的時節吧。但日前，唯一
 的遊人是來自萊茵兩岸，身穿青灰制服頭戴鐵盔，腰懸手榴彈的少。

這樣的一個都市也曾飽經過變亂。有革命，有政變，有暴動。介乎其間者是三次強敵
 入侵。第一次是拿破崙的敵人攻入巴黎，時為一八一四年。第二次給陷則在一八一五年滑
 鐵盧敗挫之後。第三次更可怕了。就是一八七〇——七一年之間的四月圍攻。這回是第四
 次了。

目前葉樹枝葉，生意婆娑，古石殘碑，巍然挺立。無比美麗的淺淡夾道光景依然，冷
 月清輝底下聖母院中古塔的投影猶昔。但是哥倫布藝術的寶藏隱去了。栗樹底下，已很少
 見咖啡座位了。沒有了熱鬧的總會，沒有了行樂的人羣。光明之城成爲悲慘之城。許多巴
 黎男兒在敵人的坦克前面。飛機底下倒地，有許多則向俘虜營。

著把巴黎比作雅典，則柏林恰爲斯巴達吧。柏林是一個歐洲最摩登的都市，是一個歐洲的支那哥。它沒有巴黎的那種流風風韻，但却寬大舒適。自昇格爲德意志帝國之首都後，屢屢成爲全國人父的首府，學術的中心；但骨子裏它究竟是一個普魯士型的城市。它有着最鞏固的傳統，鵝步的廣場。就在柏林的廣場上，湧出如雲的彈炸機，如山的坦克車，浩浩蕩蕩的殺入巴黎。目前是斯巴達、柏林時代而不是雅典巴黎時代啊！

巴黎之特徵精神，寬容與自由。巴黎人對一切問題都有分歧的意見。法國被稱爲「革命之學」，但至今巴黎城內還有反對革命以及革命之產物——共知——的人，德國人就大藉此乳蕩更要緊，但法國多造一些坦克大砲，却有許多人不同意。現在巴黎人嘗到苦了，雖則失敗的原因不祇此一端。

第六章 康邊林畔

康邊林畔的一片廣場，萬籟無聲，林中畫眉鳥振翅而飛，啄木鳥啄食樹木，聲聲傳入佇立在二四一九D號舊餐車旁的記者們的耳膜。六月午後暖融融的太陽普照那廣場，而在聯貫叢林之兩端——一端是廣場，另一端是一條大路——的小徑上投射着紫色的陰影。時爲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到準三點十五分（德國之夏季時間），遠處馳來一輛火車，停在叢林之另一端。有一位步履矯健而歷史味盎然面部的人跨下火車。

這是希特勒第一次巡幸康邊，那從前法王路易十六曾經於此迎候瑪利愛多乃蒂，拿皇曾經於此迎候瑪利易斯的康邊，五百年以前貞德姑娘於此就擒於布根台公爵之手，而二十二年以前德國代表團於此簽字於福烈將軍定之停戰條約的康邊。跨出車輛首先映入希特勒之眼簾者是法國的紀念碑。德國軍旗掩沒了紀念碑上，一柄寶劍直戳「德國之鷹」雕像。五字國徽，遮蓋着如下的銘文：「紀念法蘭西的英勇士兵，國家與公理之保護者，阿爾薩斯、勞倫之光榮解放者」。

希特勒眺視紀念碑，徐步走入林中，凡二百碼而到達彼端之廣場。他穿着灰色軍服，鐵十字架架，懸在他左胸的衣袋外。這是在他被罰的，是六位德國巨頭：戈林大元帥，御空軍青色制服，右手揮元帥杖。陸軍部長，德爾福將軍，昂然戴徽飾之軍帽；總司令

勃勞齊區，穿灰色軍服。海軍大將雷德爾，穿青色海軍服，硬領倒摺，也揮司令杖；納粹黨副元首赫斯，穿灰色黨服；外長里賓特洛甫，御外部灰色軍服，一躍到達廣場，時爲三點五十八分。旗桿上昇起了「希特勒旗」。

在旗桿附近，有一塊雲母巨石，豎立地面，高約三尺。希特勒舉步趨前，那七位追隨於後。他們先後瞻視石碑上的銘文；「在這裏，在十一月十一日，德意志帝國之罪惡的駭妄被制伏，被制伏於它想征服的自由民族」。銘文是法文，希特勒可不大懂法文。他們一言不發，也不動聲色，但第二天，頒下拆除這塊碑石的命令了。

希特勒爲首，七人又走向豎立於一雙在鏽蝕鐵軌之間的較小的碑石之前。這塊碑石之所在地，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之間德國代表團起居於其中的火車之停駐地，碑文簡短：「德國全權特使」。從這裏，七人直往二四一九D號車輛走去。有二分鐘，他們站在車外，在夕陽下談笑。繼之，希特勒疾足登車。是下午三點二十分。

在二十二年前，在同一車輛中，在同一地點，在同一塊列的十一月間的一個星期五黎明，老當益壯的福爾元帥，以如左的冷靜語氣，接見德國代表：

「諸君意欲何爲？」

德國首席代表：「吾人謹來領教協約國所提之停戰議」。

福煦：「（漠然）「余並無任何建議可提」。

德國代表之一：「請大元帥閣下明教吾人，應如何說詞。做代表團實準備恭聆停戰條件也」。

福煦：「君等正式請求休戰乎？」

德代表團（齊聲）：「唯，然」。

福煦：「如是請少坐，余將以協約國之條件向君等宣讀」。

二十二年之後：

德國的工程隊將這輛舊經車自七十五碼外的博物館中拖出來，停在二十二年以前停駐的地方。希特勒要這樣做，因為他要求來一個歷史的相映成趣。記者們從塵垢不除的窗戶中竄進去，可以看見希特勒昂坐於當年福煦將軍所坐之椅子上，左有戈林，右有卡德爾；桌子的一端是勃勞齊區及赫斯，另一端是雷德爾及里賓特洛甫。對面有四隻椅子，虛位以待遠客。

三點三十分。另一輛夾車停在亞勞紀念碑之前。車中跳出四位法國代表。洪幸格爾將軍，御茶褐色軍服，空軍司令貝日雷將軍，海軍大將雷劉克，皆穿淡青制服，前任法國駐波蘭使諾埃爾，他是一位說德親意的老資格，穿整飭的硬服。法國代表，對飄着軍旗的紀念碑投以一瞥後，在小徑上疾走。扈衛着他們的是三位德國軍佐。德國衛兵，在法國代

表經過時，立正致敬。

當一行四人踏上餐車時，德國巨頭七人，同時起立，驅身筆挺，希特勒對四位法國代表，按次行納粹禮。戈林及雷德爾高舉司令杖為禮，勃洛希及卡德爾致軍禮，赫芬及里賓特洛甫行納粹禮。法國代表，一一答以軍禮。禮畢，希特勒坐下，向卡德爾點首示意。於是這位德國陸軍首長以肅穆的聲調以德文宣讀着希特勒準備好的下列文符：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此草輪上，開始了德國民族之苦難。……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法又無端向德國宣戰。現在勝負已判，德國政府，自需將德國停戰條件，明告對方。

「此項條件，所以選定以歷史的康邊森林為宣戰之所者，意在經此一舉公平之報復，在法國史頁上並不光榮，在德國人民視為奇羞天恥之記憶，一掃而空。法國經幾場血戰，在英勇抵抗之後，已被擊敗，已告崩潰。

「因此德國不欲使你戰條件及你戰勝利，只為凌辱吾英勇敢人之性質」。

三點四十二分。希特勒起立，敬禮，離開餐車。除了卡德爾，全部德國巨頭隨之俱去。當他們經過伏儀隊時，樂隊吹奏「德意志高於一切」的國歌以及國社黨歌。過不一會，德們坐上汽車，在康邊的樹蔭下，向康邊森林的德意志國去。在二四一九D號草輪中，在鋪蓋書桌裏的桌子上，卡德爾宣讀，繼續向坐在對面的四位戰敗國代表宣讀條

併。

四點二十六分。當太陽自樹梢落下，而廣場上暮色蒼黃時，法國代表離開餐車，被導入臨時在林邊隙地搭起的小帳幕中。幕中陳設簡單：一桌，四椅，一梳洗架。有電話電報可直與波爾都通話——在那裏，貝當將軍及其僚屬正在萬分焦急地等待着聽取條件內容。條件用法文繕寫，長三十頁，甚為詳盡，由卜德爾將面交法國代表。當四位代表坐定商議時，卜德爾將軍離開餐車，好整以暇的在林中散步。

有二十六小時了，法國在等候消息。貝當將軍對人民廣佈，法國決不接受恥辱的和平條款，但同時表明假使條款顧及法國之尊榮，法國必須接受。法國人遭此奇辱，倒不恨德國人，而有的埋怨本國之「無神」，有的埋怨舉國上下的貪婪，不負責任，盲目，柔弱，……有的埋怨其他，不一而足。事情逐漸明白，貝當政府之成立，實為軍人，右派及媚敵者之流所發動的反雷諾政府的政變——雷諾政府是主張遷往阿爾幾里亞的。著名的媚敵者，賴伐爾在貝當內閣中，受命為協理。失敗之餘，法國想找這批人物來，希望能從總國方面，乞得一些慈悲。

法國並不是被人擊敗，而是自己崩潰的。法國人自己擊敗了自己，因為他們對腐化無

能由政府，容忍得太久了。在六月九日，政府自巴黎零遁，聽人民自生自滅去。自此之後，軍官拋下其士兵，士兵拋下其隊伍，廠主離開工廠，地方官離開城市，逃難病頃刻傳播法國全境，乃至全國騷然，議論消息發表時，有一位士兵忿然說：「我們過去受着兔子一般的心肝之人的領導」。人民對當局惡感如此之深，革命機運自然成熟。貝當也許明白這一點吧，纔不惜舉全國以奉德國。

當天晚上，法國代表，驅車馳赴在巴黎西南五十二英里外的地方——經過街道，闖其無人，因為時間已在九時宣佈戒嚴之後。就在那地方的一家旅館中，他們睡了並不酣適的一夜。次日早晨，他們邁返林邊的帳幕中。卡德爾將軍將餐車讓給他們。這四位代表，同着五位秘書，在這車中，將條件逐一加以討論。從帳幕中，他們將條文逐一與波爾都當局磋商。他們逐條同卡德爾將軍折衝，希望能取得一些讓步。卡德爾的態度，彬彬有禮，但是堅決。延至第二天的下午，卡德爾派人傳話，時限快到了。洪辛格爾將軍答話，法國代表已準備從命。於是德、法代表，又在蓋着青呢的桌子上相對而坐。

「在執行，敝國政府之命令以前」，洪辛格爾將軍說，「法國代表認為必須宣稱：在法國戰事不得不停戰之際，她仍有權利可以期望，未來之和議，將為一種意在使兩大鄰邦有和平相處機會之精神所支配。以一個軍人的資格，你必然了解我此刻心境之何等難

堪」。

卡德爾將軍的回答：「我承認接受你的宣告，……我所能回答的是：尊重戰敗者，對戰勝者是一件光榮事」。

在後此的一刹那間，雷劉克海軍大將摺着臉上的淚珠。胡寧之簽字聲，伴着卡德爾一句法蘭語：「將軍，請用筆」。第二個鐘筆簽字聲，這次是洪辛格爾將軍的。總圖夏季時間：六點五十分。

德法休戰協定的全文。未經官方公佈。路透社及合衆社所發表者共二十餘件，而各報文略有出入。主要的包括下列幾項內容：

1 德軍將佔領西部中法蘭西的都爾以北及以西之法國全部領土。駐軍軍費均由法國負擔。

2 法國政府得任擇一地為首都，以繼續行使在其未淪陷法國區域中之政權，並得自由決定其政府之形式。

3 海、陸、空軍，除維持治安所必需者外，一律解除武裝。法國艦隊，除維護法國海外屬地所必需之一部分外，須集中於指定之海港。同時德國提供保證，決不利於之作戰——除了海岸巡邏及掃雷工作。法國人不得加入別國軍隊對德作戰。

4 德國戰俘及在法國境內或法國海外屬地被捕之德國國民必須移交德方。德國手中之
法法俘虜，則須在和約締結後釋放。

5 陸上及海岸防禦工事必須不加破壞，歸交德國。砲臺計劃及水雷圖案亦然。法以應
預任掃雷工作。

6 一切攻擊及防禦武器，一切軍用品須移交德國（軍用品不得再造）。在佔領區域
內，軍用品、砲台、交通工具，均須移交德國。

7 法國商輪不得開離本國港口，海外商船，應命令其開回本地或開入中立國港口待
命。法國飛機不得飛機場起飛，飛機場應受德方或意方之管轄。一切法國無線電台停止
播音。政府應設法阻止國內外貴重財產之移轉。法國政府應對德意與未淪陷法國之國商
運予以便利。

8 此項休戰協定，在最後和約簽訂以前繼續有效。但若德國認為法國並不履行規定，
可隨時宣告作廢。

這四位精神疲乏的法國代表又自康邊趕往塞尼赫。事先希特勒及墨索利尼在此商安其
高和議條件（時間：六月二十四日）。他們在塞尼赫過了一夜。第二天，德國飛機飛着他
們直飛羅馬，去聽取意大利的條件。意大利的外長、參謀總長、海軍大將，迎之於羅馬郊

外十二英里之一所十七世紀別墅中。意大利的條件勢必接受，但他們研究條件並同波爾都當局磋商，又費了二十四小時。在這期間，雙方軍隊仍在作戰。在德法休戰之後二日，在意大利夏季時間（與德國時間相同）七點十五分，洪辛格爾將軍與意大利參謀總長巴多格里奧之間，又簽訂了第二個停戰協定。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意夏季時間一點三十五分，法國境內，戰爭終止。「謹以虔心」，希特勒宣稱，「感謝上蒼之祝福。我命令全國懸旗十日，鳴鐘七日」。法蘭西宣佈了一個國哀日。

法國在戰場上吃了敗仗，對過去的種種自然痛心疾首起來。波爾都的有一家報紙這樣說：「二十年的錯誤與過失就此收場。……」

經此一役，法國軍力瓦解，威信掃地。假使當年德國自凡爾登條約下抬頭起來是一種神蹟，那麼要復興今後的法國，恐怕需要更大的神蹟。

但不是全部法國人都接受康邊停戰協定的。在雷諾政府担任軍政部長行年五十的戴高樂將軍，在倫敦呼籲法國之繼續抗戰。在過去幾年中，他大聲疾呼要大大擴充機械化部隊，可惜其計不用。他在無線電中這樣說：「這屈辱協定，簽訂於我們一切抵抗方法尚未用盡之時。這屈辱協定將我們的武器，我們的軍艦，我們的存金，拱手資敵，使敵人利用之以對付我們的同盟國。……現在在法國土壤上，已經沒有一個足以維護法國及法國海外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一日

第六章 乘邊林詳

第七章 法國失敗之原因

在三十七天之內，法國以世界陸軍第一的歐洲巨強，被德國打得土崩瓦解，棄甲投降。勝敗是兵家常事，但這次法國失敗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則為中外古今所未有。檢討法國失敗原因的文章與書籍，現在已經很多了，以後也會陸續的有。

第一個失敗的原因是軍事的。

一言以蔽之，法國在軍事上沒有準備。說法國全部沒有準備是不公允的，但它所準備的都不是一九四〇年的戰爭，誠如約翰根奎引證的那個笑話所說，「一九一四年法國有了充分的準備，用以對付一八七〇年的戰爭。一九三五年法國又有了充分的準備，用以對付——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馬其諾防線是法國軍事準備的最高表現。但就是這馬其諾防線害了法國人。法國上下以為馬其諾金城湯池，有了它法國可以安枕無憂：「他們躲在馬其諾防線後面，正像古代的中國人躲在他們長城背後一樣」。戰爭一開始，一家為達拉第說的話報紙，天天作馬其諾防線不可破的宣傳。直至五月十五日，法國軍政部發言人，在解釋麥斯河障地之被突破時，就這樣說：「現在，障地戰已變為運動戰了」，法國軍事當局之「瞭淺近的道理，要直等測這時候嗎？」法國人完全沒有了解他們是在聽村着一個全新的作戰概念」。雷諾的這句話，是法軍在軍事方面之最忠實獨白。

賽會場為證，該議是牢不可破的；彼等其議既成，不及於德比時連國。一法國人未幾繼馬其諾防線自比利時邊區延至海邊，這第二個重大的錯誤，註定了法國之失敗。在一九三六年，比王退出法比軍事同盟，同時開始忽忽其本國的防務。這一來，法國在軍事上之陷於被包圍之境，乃屬顯而易見之事。但是由於政治上的怠性、苟安、吝吝的習性，以及對德國人之輕幹精神及以德國天才之並無正確認識，法國人袖手不動。戰爭一爆發，法國趕起佛脚，據說動員大批工人，日夜趕建，據說是比照德國之齊格菲利防綫的。但是這種「急聲章」有用嗎？前任英內陸相倍立度，據說就是常常向甘末林對此表示不放心的。

在一九三五年，當時參謀部的一位將校，目前法國民族委員會主席戴高樂發表「向履備軍隊之途」一書。他主張法國軍隊之必須機械化，並且組織像日後希特勒所用的「潘實師團」，一方面更須將法國的空軍大大擴充起來。他主張招募一校五十萬人的應徵性機械化軍隊。不久，雷諾發表了一篇演講，為戴高樂的主張作聲鼓之應。但當時達拉第及甘末林之流，認為荒誕不經，而達拉第軍政部長任內，曾認之為一個怪漢，將他排出席謀部之大門。左派人士也認為洪流猛獸，以為這種強大軍隊適足成為法面獨裁之工具。

有一次雷諾的發言人，在都爾招待新聞記者席上，說明德法在前方作戰的士兵，成三與一之比，法國的武器配備，視德國隱乎其後。許多法國部隊在前方有十天十晚目不交睫

地作戰，但海國軍隊却每三四天派代一次。法國防綫上的兵方，單薄得可怕。「我們的步兵，必須幾乎孤立無援的，空手對付敵人的坦克師團」。這次希特勒沒有使用什麼秘密武器，司屠卡俯衝轟炸機，平射高射兩用砲，都曾在西班牙內戰中試驗過，而且在普通的德國軍學雜誌上經常被討論過。法口的準備在那裏？航空部長向勃是達拉第的一個親信，他在每次閣議席上，堅持法國無需向美國定製飛機。他說，法國飛機製造業的規模已夠宏大，足供軍隊之所需。因此法國戰時飛機生產的數量，亦很小超過平時，每月僅僅一百架左右而已——德國每月二千架！

我們同意於約翰根室所說的話：「希特勒之神速戰勝所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軍事教訓是：人不能對抗機器，除非他們也拿機器武裝自己」。武器數量之多寡與品質之優劣，是決定於各國之工業生產能力的。自希特勒登台以後的德國，在「大砲比乳酪重要」的口號下，積極增進工業生產，尤其是軍火業生產，反之法國則故步自封。試以一〇〇為一九二九年之兩國生產指數之基準，則在一九三四年之法國指數為七五·二，德國則為七九·八。自一九三四年至三八年之間，德國工業生產自七九·八增至一二六·二，法國的生產指數却是停滯狀態，僅僅在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九的渺小數目。若以與軍火工業最有關係的鎢及鋁的生產論，則在這四年中，鎢的生產，德國三倍半於法國，鋁則四倍於法國。所以在這次戰爭中，德國之大砲機槍四倍於法國，坦克飛機則五倍於法國，正非偶然之事。

在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之前夕，法國軍政部長宣稱法國一切已經準備就緒——「甚至士兵身上最後一顆鈕扣」。但戰爭一爆發，法國手慌脚亂，顯得一切均無準備。「士兵身上最後一顆鈕扣都已準備就緒」的是普魯士而不是法蘭西。一九四〇年的戰爭實在是一八七一年故事的重演，簡綏士兵仍舊養成問題，冬季制服缺乏，軍艦也缺乏。前綫缺乏大砲和坦克，但有些車站及工廠中堆積着大砲與坦克，幾個月沒有運出去。蘇聯的女記者愛倫堡，曾報告一個目擊的故事：戰爭爆發前一年，馬賽大火，救火雲梯，救火機數目不夠，於是急電里昂，派遣救火隊馳來撲救。這是法國軍事上沒有準備的一個縮影。

這種物質上的無備，比着法口上下精神上的無備，其性質還不算最嚴重的。那就是法國人的片面的和平主義。和平是好的，但不能是片面的和平，而尤其不能面對着希特勒主義講和平。當一九三五年二年兵役制在法國提出時，左派的社會黨，共產黨極力反對。其榜賴伐爾訪問俄京，與史太林會晤。史太林發表談話，說爲對付法西斯的武力威脅，法國擴軍是應該的。這以後法國的共產黨就不再反對，但社會黨的白魯姆對共產黨之改變態度，深致不滿。賴伐爾在議會中對其在意阿戰爭中所取之政策所作的答辯是著名的。開會之先，議員們聲勢汹汹，有不推倒賴伐爾不休之概。但演講至中段以後，議員不斷的報以喝采聲。爲甚麼？因爲賴伐爾表示如果對意制裁，足以引起戰爭，而他是要以一切手段避免戰爭的。白魯姆在西班牙內戰中所取的政策，極爲其所聲的社會黨黨衆所不滿。但一次

白魯姆對羣衆演講，羣衆以「以飛機供給西班牙」的口號開始，以「白魯姆萬歲」的歡呼收場。因為白魯姆抓住了羣衆厭悶戰爭的弱點！達拉第之簽訂慕尼黑協定，全國左右各黨派，除共產黨外，一致喝采，達拉第自慕尼黑歸來之日，巴黎民衆迎之以戰勝英雄凱旋歸來之禮。據達拉第的祕書說，當飛機還未降落時，望見羣衆人頭擠擠，心中大吃一驚，以為羣衆是來反對，表示威的。那裏知道羣衆是來歡迎的！所謂慕尼黑主義就是以這種舉國上下的和平主義心理為基礎。

二

第二關失敗原因是外交的。

雷諾的發言人在都爾發表講話，法國兵士與德國兵士是一以當三；又說，法國防禦上的兵力，單薄得可怕。在決定最後勝負的索美河大會戰中，對付德法的一百五十個精銳師團的法國軍力僅有四十師團。法國自稱動員了五百萬大軍，這些軍隊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有一枝大軍一籌莫展地留在西班牙邊疆，而無法援助在北部被屠殺的法人。另一枝強大的法軍「殲滅」在維利亞及瓦爾，一籌莫展地坐視他們的同胞被坦克打敗，而其中成千成百輛坦克是德軍的莫尼赫馬定所給予它的捷克大軍火廠中待的。

以上兩點，都是過去法國當局錯誤外交的惡果。如果在西班牙內戰中，法國不施行片面「不干涉」，西班牙的政府軍，據一般觀察，可操必勝之左券，西班牙若在「法國之友」

的手段。法國何必要屯兵於法之西邊境？法國爲了要巴結英國，不惜冷淡蘇聯；慕尼黑之役，讓蘇聯吃了大虧，這纔迫上梁山，使蘇聯與德國締結了蘇德公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西線之轉危爲安，全靠協約國於東綫俄國的牽制力量。其次法國不但不能獲得俄國之臂助，而且得屯重兵於近東以監視蘇聯了！

自巴黎和會以來，英國之歐陸政策，一貫的是扶植德國，壓抑法國，德國的羽毛就是在英國之羽翼下長成起來的。英國的傳統政策，是歐陸之勢力均衡。它不樂見法國之過於強大，所以在德國不對其世界帝國，海上霸權問題的限度內，他不惜犧牲法國一切的利益，因爲對於它，法國與德國，講到稱霸歐洲，實在是牛羊無擇。但一九三四年秋天以後，法國自甘爲英國的尾巴，一列犧牲自己的利益；到了慕尼黑時，連自己的安全都犧牲了。一九三五爭對德國之恢復徵兵制，一九三六年對德軍之開入萊茵，一九三七年對西班牙採取不干涉政策，一九三八年對春德國之併吞奧大利，同年秋天對慕尼黑會議，法國沒有一次不因尾隨「背信的阿爾登翁」而誤事。

法國有幾次應該對希特勒施行「力的外交」而終不用。第一次在希特勒恢復徵兵制時，第二次在德軍開入萊茵區時。法國要在這兩次動手，德國是不堪一擊的，因爲那時德軍人數既少，武器配備又遠遜法國。第三次是西班牙內戰時期。德意蘇三國紛紛派遣志願軍赴西參戰，試驗新武器、新戰術。其時法蘇是同盟國，德蘇雖爲軸心國，真打起仗來，

未必會站在一起。就是德意並肩，也未必能壓倒德蘇聯軍，因為其時德國的機械化陸軍尚未開始配備；而其飛機及飛行人員，在西班牙的表現，也不及蘇意兩國。第五次是德奧合併。其時德國之齊格弗利防綫猶未完工，陸空軍備也遠勝今日，而法國當時的軍力則已達飽和之點；何況法國又可獲得蘇聯及小協約諸同盟國的援助呢！意大利對英國也有利害關係，不一定會幫德國打仗的，到了慕尼黑是法國可與德國一戰的最後機會了。那時德國力量已非常強大，但蘇聯、捷克、羅馬尼亞的助力是靠得住的。

法國每退一步，德國的軍力即加強一分。「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這話不啻是為法國說的。

國際聯盟是一個維持世界秩序，維護條約尊嚴的機構。它雖則失靈於九一八中日事件之後，但在意阿戰爭中若真能對意大利硬幹一下，未始不可聲威一振，使侵略者知所忌憚。但其時賴伐爾正做着「拉丁姊妹大團結」之好夢，破壞國聯之制裁工作。這叫做自毀藩籬，彷彿自己動手殺害法國民族利益之鑰師。

據說外交是政治的延長。我們可以補充一句說：法國的軍事失敗是外交失敗之延長。

三

第三個失敗原因是政治的。

有人說，法蘭西之戰，不是法國人與德國人戰，而是法國人與法國人戰。「法國是自

已打敗自己的」，這句話變成世界的定論，連法國人自己也不乏自知之明。戰敗之後，他們對敵人從無一絲憤恨之心，只是自己自怨自艾：政府怨人民，人民怨政府，官長怨士兵，士兵怨官長，左派怨右派，右派怨左派……

法國的政治，一言以蔽之，是政客的個人利益，黨團的階級利益超過民族國家利益。佛朗哥統治西班牙，對法國國防的威脅是顯然的，但在西班牙內戰中，法國右派報紙，竟公然擁護佛朗哥，甚至發起醜資向佛朗哥獻劍致敬的無恥舉動。根據一九三二年訂立的商業協定，法國每月將勞倫區之鐵以十萬噸運輸給德國。至一九三四年，這數量激增至每月四十萬噸，顯然是爲了適應德國擴軍之需要。一九三六年春德國軍開入萊茵區，此項輸出，一時終止。白魯姆上台後，很想取消這協定。但法國實業家們，立刻同政府談判，以不恢復輸出將有五萬工人被迫失業爲威脅，以恢復輸出，即可接受政府之社會法案爲利誘。結果白魯姆屈服了。從一九三六年夏天開始，每月有六十萬噸的輸出，至一九三七年初，更激增至每月八十萬噸。一九三八年危機時，這輸出又一時終止，但在是年十二月以後又恢復了，而且數量又大增。猶不止此。德法實業家在盧森堡及比利時乃至西班牙境內合組公司，做鐵礦的買賣。由於這一擺佈，這種買賣或在戰爭爆發之後也還能繼續下去：在舊給中立國的外衣下，運送到德國去製造軍火以屠殺法國的軍民！在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的所謂「加古拉運動」在法國鬧得滿城風雨。這運動以某些極右翼的高級軍官爲後

權，主張以武力建立獨裁政體，然後使法國與極權軸心携手。他們的口號是：與其民主主義毋寧希特勒！魏剛將軍就是與這運動有關係的，貝當也曾對之公開表示同情。它的軍事顧問之一密歇林將軍，戰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把大批重砲，大批七十噸坦克車堆壓起來幾個月不向前方運送的就是他！內務部長曼台爾曾經逮捕過五名公然主張法國失敗的極右派記者，但右派黨團以撤回對政府之支持為要挾，曼台爾不得不屈服。

法國各階級對這次戰爭的態度怎樣呢？一位美國名記者潘恩告訴我們：「許多『聰明』的法國人以爲戰爭是要不得的。他們寧願法國安樂而弱小，不願法國出死力以維持歐洲的霸權。這些就是贊成慕尼赫的人們，也就是這些人們統治法國直至三月。另一方面幾百萬的癡鎖於馬克斯主義的工人，以爲替法國作戰根本是沒有意義的」。這些所謂聰明的人們指的是大資本家以及中產階級市民，這般人對慕尼赫喝采，把它當作法國之巨大勝利！至於勞動階級的反戰傾向却爲過去社會主義宣傳的結果。共產黨在戰前是主張對德作戰的，但德蘇協定之後，他們改變態度，認此次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因而作反戰的宣傳。雷諾的戰時財政方針是不舉外債，儘在國民身上「開源」。結果勞工方面怨聲載道，而資本家對之也不諒解。他們逃稅如故，不遵行政府命令，而且發國難財，又將那國難財存往美國。

在戰局已至最嚴重階級之時，雷諾的談話中，纔提出「賣國」兩字，各報紙纔聲討

「第五縱隊」。但第五縱隊在法國之活動又豈為一朝一夕之事？替德軍指示目標，提供情報，到處散佈謠言，使大批難民無緣無故地湧塞往軍用道路，使法國的坦克及援軍，紛逐，無由通過；在前線方戰時工作各部門中蓄意怠工破壞（如密歇林將軍），情報人員與敵國私通，以希特勒在一九四〇年不想在西線進攻而將在巴爾幹下手的錯誤情報哄騙甘末林，使其決策錯誤……這些僅僅是第五縱隊活動之最直接最露骨的形態。其他間接的，隱微的第五縱隊活動還多着呢。有人甚至說，全部法國的政府機構，乃是一開門迎敵之巨大第五縱隊。

愛倫堡說，計算議會中反對贊成票的多少，是墨台爾所知道的唯一數字，這話可以應用於絕大部分的法國政客：「他們只知道計數議員鼻子的多少，而不知計數師團數目之多少」。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他們個人政治地位之得失，從沒有從大處，遠處，為國家，民族打算的：「我們過去受着有兔子心肝的人們的領導」難怪有一位士兵要這樣悻悻地說：「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她的民主，都被黨能，黨私，技術的笨拙，怠工和宣傳所腐蝕毀壞和損害了」。如果法國是民主政治之唯一樣本的話，那民主政治真是娶不得了。

第四個失敗原因是民氣的。

從南越王勾踐會稽一敗臣妾於吳。從此越王之臥薪嘗胆與吳王夫差之騎奢淫佚相反。

第七章 法國失敗之原因

「二十年後，勾踐把吳國滅亡。」大砲比乳酪更爲重要」，也許可以算作二十世紀之「風斬膏肓」一語之英文解釋吧。誰是夫呢？那是約翰根室所說的「法蘭西人先生」。

「法國是一個由千幾百萬個人主義者的國家」。法蘭西人先生是怎樣的一種人呢？塔布德夫人告訴我們：「在世界上沒有一種個人主義可與法國的個人主義相倫比……去年冬天，在里昂地方施發免費肉湯。但幾星期之後，施發辦法不得不停止，因爲里昂人對肉湯之製法是百分之百的個人主義者」。法蘭西人先生是墨勞好逸的。「他腦子裏一個最好的時光，是釣魚」（約翰根室）。他太「沉溺於飲食與空談了，忘記了怎樣下去工作。」二小時進餐」，在法國政府中懸爲常規，直至最倒霉的一日」（潘恩）。愛倫堡告訴我們，巴黎在戰爭前夕動員令初頒時，法國人視之爲兒戲。追戰爭一開始，也還是抱着無憂無慮，逍遙自在的生活。「人民照常過生活，準備飲食，準備沐浴，準備參加勝會，準備一切，除了吃苦」。在戰爭期間，國貨最爲大家所歡迎，因而許多法國商人，紛紛經過瑞士運送大批德貨以應國人之激增的需要。在希特勒向西線發動猛攻之前，咖啡館中的法國人，悠哉遊哉地談論着戰爭，稱之爲「有趣的戰爭」，以爲可以在法國國境以外拖着三年四載。婦女刊物上討論着這些問題：未婚夫自前線歸，斷一臂，仍應與之結婚否？我芳齡十六矣，阿母不許與軍人調情，奈何？諸人自前線歸，穿何種新裝以迎接之乎？……「巴黎之大規模撤退，開始於六月九日。當時的需要是：（一）無線電中對於羅顯撤退，退往何處，如何選

法諸問題，作清楚而經常的指導報告。(二)有效的沿途警備。但二者乃無一有之。正當法國無線電台應致其全力於指導那空河未有，令人難信之大量撤退之時，牠都照舊播送跳舞音樂：：(潘恩)。最後一點，法蘭西人先生最怕的一點就是戰爭。當德軍開入捷京京城之後不久，有一位法國閣僚在一次餐會上公開說，「我不明白，有誰會爲這類小事『驚動』？另一位閣員說，「在討論到和戰問題時，最好不要徵詢軍事方面的人」。這種態度，在戰爭爆發後懸棧尸位如故，而他們的主張，也確爲多數國民心理之代表。約翰根黨在論述慕尼黑事件時這樣說：「他們就憎惡戰爭，恐懼戰爭，因而只要能求得他們寶貴的『安全』，任何妥協都是可以接受的。他們看見捷克斯拉夫被丟了去喂狼，仍然一句怨言也不發，滿以爲如此一來，他們自己可以不必走進那鬥獸場去了」。甚至有人以爲法國觀德國割去亞爾羅斯、勞倫兩省，也犯不着跟德國作戰。少了兩塊地方，法國人不是還可以很平安的生活下去嗎？這次戰爭一爆發，大部分法國人打如意算盤，以爲打這次仗的將是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芬蘭人、挪威人——總之一切別人，法國人除外！「關於戰爭，別人應該爲了法國的和平，法國人之安舒平靜的生活而犧牲其自由與鮮血」。愛倫堡的這句話是對法國人民偷安心理之一言中的之諺語！

法國失敗史

一〇八

7
5607

重慶市圖書館
經售處
各
大
書
局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編 著 者	二十一年來之法國
校 對 者	曹 元 愷
印 行 者	葉 朋 竹
經 售 處	獨立出版社 重慶香園寺上首
各 大 書 局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元 三 價 實